

呂東萊

韓昌黎

王臨川

曾南豐

柳柳州

歐陽修

蘇老泉

黃山谷

蘇東坡

司馬溫公

唐宋十大名人尺牘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歐陽修尺牘目錄

上范司諫書

與張栗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高司諫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答宋咸書

答李詡書

答吳充秀才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與張栗秀才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謝景山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上杜中丞書

蘇老泉尺牘目錄

上韓丞相書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張侍郎第一書

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王長安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上歐陽內翰第三書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上韓舍人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歐陽修尺牘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

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常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二三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失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維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與張斐秀才第一書

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游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闕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小耶。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費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開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又以及予。

夫以無資者，常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慚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斐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賜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猶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殺駸宄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復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己前，世所謂務言高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

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爲奇言以自高耶。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已，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聯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閎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入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旣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旣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耶。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耶。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

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棋，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

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飲食酒扈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比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常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傳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書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

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沒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先亦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之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生

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園，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下，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間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勤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闈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親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自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面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諫司，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

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耶。望之與章果不賢耶。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耶，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維幸察。不宣。

與謝景山書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愈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斯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

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耶。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智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不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一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疏，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修啓。雖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後斥，永陸奔走，顛危困踣，策之入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

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敍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嘗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然則字畫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道，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爲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

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尙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佚也。幸察。

答李翊書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爲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與？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愈子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

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譏譏者可以息矣。吾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日，秀才西來辱書。其後子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修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耶。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覽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說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敕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充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審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佞，莫有聞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住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此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謨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橫縱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審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

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敕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宋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達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維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修自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擬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分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者爾，非曾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蘇老泉尺牘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骨，推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日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患，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充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

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爲洪波，潏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噉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將諸，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環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

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鬪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入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以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頌，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召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

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闕達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人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本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陸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犬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

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韃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

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龔、黻，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忿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蠟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漚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悽悽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愛，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願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斐，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

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梁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肯，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不可不甚可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

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厚，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響，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喪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日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乎，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

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齟齬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今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性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面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洵再拜。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

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翱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詬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

愈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棄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由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謂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乎况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私闕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韓愈之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

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愈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書，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慚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惟無曰洵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二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其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雖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塌，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跼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中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泰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輟已罷闕，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爲圖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執事之意，叮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肯，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

深知之來。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驕，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迫，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虛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躑躅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國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跪。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道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適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統，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一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僮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宗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尙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遂隊而入，屈膝就席，俯據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尙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尙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

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里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東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敢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曰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旣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是之以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於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

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宗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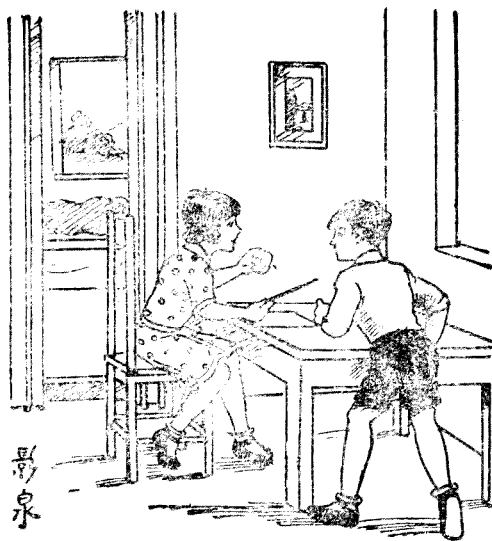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恤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臥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或在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讎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矜。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耶！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屬，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尙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

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尙，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邱，無故不至京師，曾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影泉

黃山谷尺牘序

詩之有江西派自山谷始後人之推而尊之者至視爲不廢江河萬古流矣蒙以爲詩有派文亦有派世以黃與蘇並稱而蘇以氣勝黃以韻勝空谷佳人遺世獨立以視關西大漢鐵板銅琶唱大江東者不亦失諸粗失諸俗乎曩讀其與姪履書深以俗字爲戒至云他可醫俗不可醫則其兢兢於此可知書牘雖小途而亦可以概其文矣瀏覽一過爰書數語以弁其首

民國八年五月葆光居士識

黃山谷尺牘目錄

與潘邠老二首

與徐彥和

答陳敏善

答曹荀龍

與王及之賢良

與宜朱和叔

寄蘇子由二首

答晁元忠

答李幾仲

答王子飛

與王子予

與唐坦之

答洪駒父三首

與徐師川

與胡秀才次仲

與俞清老

王立之承奉直方

答王觀復

答知郡大夫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與濟川姪

上蘇子瞻二首

見張文定公

答何靜翁

答王補之

與王庠周彥

與歐陽元老

與王觀復

與胡少汲二首

與潘子真二首

與秦少章觀

與六姨

與范宏父

答佛印了元禪師

答廣公閣黎

與余洪範二首

答張益老二首

答何靜翁

答李材

與洪駒父二首

答黎晦叔

答樊道尉

與王立之

與王濶州

與王粲

與王子飛三首

與太虛

與宋子茂

上運使劉朝請

代人求知

與蘇子瞻

答李材

與荆和叔

與通判通直

與幕府二首

與張道濟

與胡逸老四首

與劉晦叔

與李端叔二首

答黎暹晦叔

與呂晉父二首

與鄭彥能

與崧老

與郭明叔提舉

與元涉贊府

與李承之主簿

與李少文

與趙都監

與分寧蕭宰五首

與孫惇夫

與宜春朱相叔三首

與唐彥道二首

與范宏文四首

與李獻文知府

與幾道

與崇寧平老

與子正使君

與六祖範老

與逢興文判官

與趙伯充二首

與之美運使

與載熙

答夢得承制

與死心道人

答崇勝密老

答陳季常二首

答王子厚三首

與輔聖

與中玉知縣

與柳毅升

與賈六宅

與俞清老三首

與彥修知府

與味道明府

與元仲使君

與王立之承奉二首

與宋子茂四首

與李端中

與子智

與王元直

答蕭子孝

答浯溪長老新公

雜問二首

答何斯舉二首

與東川提舉三首

答史子山

與徐師川

與李德叟

與嗣深節推十九弟

答荊州族人顏徒

與濟州姪

答壯與主簿

答石南谿

與德之司法

與斌老

與元勛不代三首

與馮當時

與黨伯舟三首

與子中知縣二首

與平仲少府三首

與黃斌老

與王子飛兄弟二首

與楊齋郎

答秦少章五首

與洪氏四甥五首

與七兄司理

與聲叔六姪

與益修四弟強宗

與潤甫賢宗

與廖宣叔

與頓察院

答黔州陳監押

與元聿聖庚

與馮才叔機宜二首

與王瀘州六首

與馬中玉二首

與運使中舍二首

與明叔少府五首

與南康史君察院

與甥王霖

答石信道

答蘇大通

答晦夫衡州使君

與王周彥二首

與劉斯立

與郭英發三首

與敦禮祕校三首

與榮州薛史君

與楊素翁

與翊道通判

黃山谷尺牘

與潘邠老

某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况此舉，奇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爲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超於其蚊虻已磊磊柴於胸次，則行乎爭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邠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一幅選矣。若尙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又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母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爲盟也。然其勢不得不與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飧從徑而不食也。舉足以爲原大夫，所以令君知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也。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惟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爲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別作啓。

王立之承奉直方

辱教，審侍奉熙慶爲慰。雨氣差涼，頗得近文字，但苦爲俗士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咏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耳。

與徐彥和

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推惻但以惠繆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箋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護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謹奉狀，臨書懷想。

答王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者。輒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略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答陳敏善

陳君足下。因江季其辱書勤懇，然箋進逾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場屋，與喬卿同年，年相近，故相視爲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邱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邱，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雞之不能爲鶴，材不足故也。若不肖之才，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爲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聲聲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也。他日不肖，方當望奔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崑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爲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卑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趣報書，匆匆，才能作此語。

答知郡大夫

再拜啓。霜氣日嚴，伏承尊候康和，喜慰無量。奉賜教，曲折憐問，感服至深。家信上煩頤旨，愧不可言。蒙誨諭，意思不佳。三界無安，愛爲根本。惟洗心於道者，不受纏縛，不審頗觀佛書否。若於此有味，卽能化煩惱境界，超然安樂。尙阻親近，輒以食芹之美，獻諸左右，率易恐悚，上狀不宣。

答曹荀龍

頓首。廬陵之別，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通，時得動靜，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來伏奉教賜勤懇，感慰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字爲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淹留不及，永樂之事，天於公至仁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銷往者好武之祟，以爲尊府君之壽。學官旣無吏責，頗得一意於文史，想數有論著，能遠寄以慰。

懶惰不進者，幸甚幸甚。某碌碌中祕書，幸得窺「金匱石室」所藏，但老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某頓首。累屈車馬，欲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有賓客慶弔事，力不暇給。非特相愛有以忘其不肖，豈敢爾耶。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途善護行李，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者同味耶。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不惜時見寄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雲氣。前攜至館中，欲示數同社，輒溺在羣書間，檢尋未了。他日檢得謄下本，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瞻日日出東門，及陶家佚老堂詩，偶檢本不得，亦當別寫寄。三二日若未行，尚可約慧林一面耶。謹奉狀。

與王及之賢良

頓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未得修候。重承書詞稱述，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歉然，實不敢當，但愧恐爾。高文二篇，蒙不以交淺傾困賜之恩意甚厚。爛然盈目，未能得其味，但欽服爾。繡川集計多有本，輒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對客上答，不如禮。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爲諸父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

與宣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質厚爲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爲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使不成書。

上蘇子瞻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常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可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爲謀。則淺漏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詭訕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士所廢，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於斗管，使有「黃鐘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維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素處，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并時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

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爲道自重。

又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是事，卽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雲之去來。客士不給，伏臘尙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并行，晏然無負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增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副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筭得小詩，輒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人意。莫如公待我厚，願爲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體道一致，神明相之。

寄蘇子出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荊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早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附動靜。忽奉十二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勤重，伏審憂患之餘，台候萬福，開慰無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疹瘁之悲。况手足之情，平生師友之地，荼毒割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有所立，而季子文學，幾於斯人之不忘也。庭堅病起荒廢，不能辦事，欲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當一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尙可祈見。無階承教，臨書懷仰。

又

伏承端明二丈窳宥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賢涕。石刻得三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未有人，不肖輒爲托名其上。若自有人，卽已矣。萬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尙質所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三兩日卽擊舟下巴陵，至雙井六日爾。至卽令家弟書篆攜至荊渚，二月末可復來也。小子相娶石諒之女，蒙齒記，感激感激。

見張文定公

豫章黃庭堅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僂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惟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覲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暉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恭惟閣下道尊德貴而載之，從來飯糗桑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學問文章，冰消彼己，惟道以爲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某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比數於時輩，無以爲左右重。願有事賢之心，取與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夫，咏嘆盛德，相講勸以爲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牆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僭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嗛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分東甞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命，不宣。某再拜。

答晁元忠

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怨，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悌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惟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闒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卽以奉寄。適

辱已來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祕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願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牆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褻裳，同爲君子之詩。夫一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一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矣，足下以爲如何。無階從容，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願自保重。

答何靜翁

庭堅再拜何君足下。去年辱惠書，過有稱述意，足下隨世毀譽，未必自得之耳。又多病之餘，爛慢成性，鮮自源歸時，不能卽奉答。亦以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下足下，誠有意於茲事否也。專使來，繼辱書問，懃懃不倦。愛一世之所棄，敬衆人之所慢，足下真自得之者耶。所寄詩，醇淡而有句法。所論史事，不隨世許可，取明於己者而論古人，語約而意深，文章之法度，蓋當如此。如足下之所已得者，而能充其所未至，生乎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也。然江出汝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汝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不肖去戎州，或在秋冬之間，大槪已具王觀復書中矣。無階從容，望風懷仰，千萬強學自重。他日拭目觀足下，頡頏於青雲之上也。

答李幾仲

庭堅頓首，幾伸司戶足下。昨從東來，道出清湘八桂之間，每見壁間題字，以其枝葉，占其本根，以爲是必磊落人也。問姓名於士大夫，與足下一游舊者，皆曰是少年而老氣有餘者也。如是已邇年，恨未識足下面耳。今者乃蒙賜教，稱述古今，而歸重於不肖。又以平生得意之文章，傾困倒廩，見畀而不吝。秋日樓臺，萬事不到胸次。吹以木末之風，照以海濱之月，而詠歌呻吟足下之句，實有以激衰悞而增高明也。幸甚。庭堅少孤，窘於衣食，又以弟妹婚嫁之責，雖早知從先生長者學問，而偏視白髮，不得已而從仕。故少之日，得學之功十五，而從仕之日，得學之功十三。所以衰悞不進，至今落諸公之後也。竊觀足下天資超邁，上有親以爲之依歸，旁有兄弟以爲之扶助。春秋未三十，耳目聰明，若刻意於德義經術，所至當不止此耳。非敢謂足下今日所有，不足以豪於衆賢之間，但爲未及古人，故爲足下惜此日力耳。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者，則不得歸怨於世也。凡爲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時，聞天下長者之言也。足下以爲然，當繼此有進於左右。秋熱雖未艾，伏惟侍奉之慶。龍水風土，比湖南更熱。老人多病眩，奉書草草，唯爲親爲己自重。

答王補之

庭堅再拜補之使君閣下。治平中，在場屋間，嘗與李師載兄弟游，因熟知閣下才德。此時方以見聞寡淺，日夜刻意讀書，未嘗接人事，故不得望顏色。其後從仕東西，憂患潦倒，每見師載，猶能道補之出處。今者不肖得罪簡牘，案絕明時，萬死投荒，一身弔影，不復齒於士大夫矣。所以雖聞閣下近在瀘南，而不敢通書，忽蒙賜教，禮盛而使勤詞，恭而意篤，所以奉王公大人者，投之禦魍魅，苟活人之前，始懼而不敢當，讀之赧然。惟是兗公全州之政名實相權，重以李誠之所論議，可信不疑。以治人罪垢，不可洗滌，雖強顏稱述，但辱污先公耳。惟閣下文武不疚，治

邊郡有聲。是將震耀功伐，自昭於青雲之上，以篤前人之烈，且當屬之王公大人得意之士，而自貶損，記名於不肖何哉。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譽，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哉。平居其言不見信於人，况於罪戾有言不信之時，閣下何取焉。加以憂患之餘，神明去幹，舊所記書，昏忘略盡。窮鄉又無書史，可備尋繹。提一作筆臨紙，茫然不知所云。而辱諉託丁寧，期於必得，勉輒成命，書其大略。言語味陋，安能增光輝萬一，以慰孝子之思，以滿全人之意。邊授來使，病於夏畦，庭堅再拜。

答王子飛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昔主簿端有此理。若見爲問訊千萬。

與王庠周彥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云：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衣，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耳。欲作詩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并詩，可爲實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所寄詩文，反覆讀之，如對談笑也。意所立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葉，不若古人耳。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與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爾。見東坡書黃子思詩卷後論陶謝詩，鍾王書極有理。嘗見之否。孫伯遠善論文章之美惡，嚴君可長在筆下，公能致此二十館之當，有得耳。

與王子予

比來不審讀書何似，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有言，「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策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節，皆迎刃而解也。古人嘗喻植楊，蓋楊天下易生之木也。縱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願衰老終無益於高明，子予以謂如何。

與歐陽元老

蒙書喜比來起居不爽調護，開慰無量。寄示東坡嶺外文字，今日方暇徧讀，使人耳目聰明，清風自外來也。亦改正數字，今遣觀復手抄一通。承肩與與黃冠師衝冒山行，又蔬食不把酒，乃復勝健，良助懽喜。大概世俗之事，於道術中，擇可喜者行之。譬如殼棘君，聞滄浪之水，則藐之。見汗泥臭濁，能生蓬華，則眼明。蓋其無明習氣使之耳。而高論自抗，便謂不可染汗，但可哀爾。高明之士，要須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也。所論仲良刻石，敢不敬承。如仲良與不肖親厚，無可言者。但日太逼，未能卽成，餘具季康書中。

與唐坦之

頃得瀘州報，承一騰已過趙市，復還城中，初亦不解。然道人行止如雲，蓋多如此，遂不復念耳。辱書乃知寓史子山家，主人恩義不倦，遂因循度夏，鷺鷥割股，何可使瘡久不合耶。解夏遂東歸耶，亦處處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乎。張祖棋便舟，可惜失此一快也。二親倚門，十年妻兒，有攻苦食淡之歎，亦能久伏忍耶。樂義堂中與兄弟共觀之。

銘孰大於是乎。既要注脚，行之而心中自以爲宜，推之於人，而人以爲宜，則是義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樂也。「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古人之樂義也。古人所謂「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深根固蒂，外慕休息，空手到家，啜菽飲水，誰不忻然。溫戎問三伏中瘴癘方作，更希珍愛。

與王觀復

庭堅頓首啓。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動，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卽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新詩，皆與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穢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禮記檀弓當得之。旣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日。「九嶺巴巽水，三蟄楚詞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谷寒溫禮教，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三月二十四日。

答洪駒父

駒父外甥推官。得手書，知還家侍奉，吉慶爲慰。新婦諸孫，想履夏俱宜。旣不免應舉，亦須溫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自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熙紹不知發源自何來，又不知所葬者是何舍利，以此難作文。景雲又不知是禪是律，有師承，無師承，可究問一二。疏來玉父不及書，想鈎深索隱，日有新功。比又爲弟姪草數篇六韻詩，適意思不堪，未能寫寄。鴻父更加意舉業，須少入繩墨，乃佳。前要文字，猶未暇作，新書室政在大槐安國中耶。師川應舉否，頗解作舉業。盡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比來翰墨亦可觀否。老舅旣免喪，哀痛無已。日在墓次，亦苦多病。未緣相見，千萬強學自重，不具。老舅庭堅白。

又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載，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穉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讀不能去乎，繼以歎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續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以爲我雪恥，罵大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相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強學自愛，少飲酒爲佳。

又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與胡少汲

庭堅叩頭。頃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得款語耳。前年辱寄佳句，并簡篋，適遭大故，衰荒幾死。幸天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間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同耳，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疑滯於胸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卽輕安。家事所寄，憂責未艾，唯寬懷自重。

又

庭堅叩頭。晁嫂必季友解事，家居唯雍睦，則不以細故傷大義，亦使亡者無憾於泉下矣。念兄在此多難，能自奮發否。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蟬蛻，照破死生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聽老尤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得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至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一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

與徐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管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如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恭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胡少汲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感，千萬珍重。

與潘子真

庭堅叩頭，子真足下。累辱惠書及詩，竊伏天材高妙，鍾山川之美，有名士之資，未嘗不歎息也。黃鶴一舉千里，非荆雞之材所能啄菟，以是久未知所答。雖然，有一於此，可少助萬分之一。致遠者不可以無資，故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當知所向，問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取塗而無悔。鈎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也。經術者，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而趨簡易，此觀書之術也。博學者，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可謂尊其所聞矣。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可謂行其所知矣。「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賢於俗人則可矣」，此學者之深病也。齋心服形，靜而後求諸己。若無此四病者，則善矣。若有似之，願留意也。

又

大門養道邱園冥居數十年，其明於天下之義理，必深矣。試不肖之說請之，儻以爲然，足下加意垂聽，幸甚。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爲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古人有言，「三折肱，知爲良醫。」不肖嘗病於是，故不敢不以告。照察，幸甚。

與胡秀才次仲

庭堅頓首。往辱先公遊，致不疎。今觀吾子問學，自將出入鄉黨，有老成忠厚之氣，開慰不可言也。屢屈軒蓋，迫留日淺，不能一詣齋閣，負負曷已。所須詩錄上，又以二小詩答贖，愧不工耳。少年恨太輕俊，老年恨太重遲，不鞭其後，此張單之敝也。願加意以立門地。

與秦少章觀

辱惠教，審安勝爲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簞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與俞清老

三十年不通寒溫，邂逅得而慰喜，非復常理。薄於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遂別，惟耿耿耳。清老根慧韻勝，已有過聽反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爾。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時觀省。惟冀不捨鼻繩，好看水牯。

與六姨

前蒙手作嶺外十竹遠寄，以來身飛動，卽與坐客同觀之，無不檢衽欽嘆。當每竹記數句語標軸，它時與中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盡識此竹體性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神農本草、齊民要術、戴安道竹譜，皆不能盡其種相體性。常欲疏記，恨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暇落筆。寒夜就鑑，或可作，卽上寄。至親間，時有可快快者，但願純以慈悲捨視之，則冤憎氣消，心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必有忍，其乃有濟。一有容德乃大。六姨聰明，必能融解此意。

與范宏父

再拜。昨旌旂在城東，以老親醫藥未間，不得至館下。欲再遣騎承動靜，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至今。天氣比來寒暄不節，不審南土如何。比維按部所止，官吏効實，鰥寡得告，神之所聽，起居百福，尙阻參承。臨紙增情，願爲國自重，以須名節。謹奉狀。

答佛印了元禪師

啓。往來廬山雲居之下，聞道譽籍甚，而不得面。惟是言向多傳，中朝士大夫間，望風懷想則勤耳。忽辱示書，存問

勤懇。小人沉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得此者善知識也。未緣參對，願爲甚忍世緣。謹奉狀。

答廣公闍黎

頓首。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永明智覺禪師示衆語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倅銜，已自有書道達。佛法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成就此緣也。

與余洪範

伏承教答，敬佩琢磨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吾改之，無之又何卹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衆，不可家說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爲長短，此物理之不可免者也。則不肖論之盡盡於流俗與之，則無不願盡，不能得一事，止作許多關鍵，則又不肖之病矣。誠不可鍼艾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飢食渴飲，困則歛臥，如擗星入手，不落羅剎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又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黨彥進爾。黨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黨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卽公不聞洗耳而已。

答張益老

頓首。少同里閭，又接懿親，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食南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問勤懇，慰此古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梓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學古之意，欲編爲諸琴品藻稱述，誠願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彼境方坐，此公之所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爾。人回，匆匆上狀。

又

斲琴要須以張雷爲準，非得妙材，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關百世而不慚者，固鈍而後利。都下有杜瓜劉粟，皆爲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况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

答何靜翁

辱書勤懇，審履道不踰禮義之防。於黃卷中求見古人，皆流俗之所趣，而叩寂求音，得之於淡泊，甚善甚善。今人古人，皆可師可友。能自得之者，天下之士也。精求經術，又能博極羣書，此劉向揚雄之學也。如足下所已得者，殊自不凡。要得登龜蒙而小魯，上日觀而眇天下耳。其餘流俗之所相期，不復爲，亦知足下不望此於不肖也。恨未識面，苟知向學之方，則千里同風矣。秋熱，更希珍重。

答李材

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慎好學，上司探聽，試不繆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啓，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聞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爲考試，以至公慎密爲主，以禮待士爲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旣而用之人多，以爲然。昨聞上司

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遊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闕，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

與洪駒父

駒父知錄外甥，得手書，知官下安勝爲慰。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仕宦如農夫之耕，其得秋在深耕而熟耰之，歲事之成，則有命焉。每見邠老亦爲之道，此不容以爲何如。至親中失公擇，幸老胸中至今憤憤，不可思念。餘惟自愛耳。

又

駒父外甥推官，得來書，并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一稊米耳。此真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免除之。半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一三折肱而成醫，此說痛可信也。鄧翁公擇曾師之，亦甚相愛，論亦及此，切希加愛。

答黎晦叔

承寄惠長韻詩，去年三月中，到涪陵，乃得之。詞意高妙，氣極老成，歎服無已。惟所以待不肖於古人，則極不敢當。賈誼有王佐之材，而不能盡其蘊。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豈不肖之所敢望。若不肖者，猶未棄衣

冠一老僧，安能有益萬分。又自元祐中，以病瘡不能苦思，遂不作詩。無以報來貺，但珍藏耳。文長院諸長髻爲教，問千萬。適有親舊相過，連日苦人事，來人督書甚急，作記極草草。

答樊道尉

適者極道古人之義，而足下終不察，豈不肖之貪鄙汚陋，素聞於世耶。物有可以取，則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有可以無取，則王陽不貪西鄰過墻之棗。物有可以與，則孔子與原憲粟九百。有可以無與，則蘄於子華之母請粟。故曰：「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無與，與傷惠。」二者俱失。足下一舉而使彼已俱失之，竊以爲過矣。易曰：「初筮告，再三瀆。」足下深思此義，斷之可也。

與王立之

比辱車馬，甚惠。欲往上謁，因得款語，尙以秋暑未艾，新病起，畏衝冒耳。承惠教，審侍奉安勝，爲慰。二文皆佳作，今少年書生未見能此者，甚歎伏也。然有一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昏晚眼澀，奉啓草率。

與王濬州

劉公敏豪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廢蕩蕩之賤矣。欽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俎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妄。李倫至江安，旣寡過，又繕完成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輒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

理，又不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興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於世事。其爲吏，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

與王雱

辱書，勤勤懇懇。多病懶書，恐不足副。所以來，故久不能作答。往得暫見眉宇，熟觀所惠書，詞意深厚。蓋足下天資高明，又居賢父兄珠玉之淵，宜其清潤光輝，不資於人而自燦矣。而求學問道之意，常若不足。古之學大成者，蓋如此。顧不肖無以培益左右萬一耳。卽日盛暑，伏維侍奉萬福。未緣會集，頗思從容談笑。惟強學如重。

與王子飛

冬欲作書，病與懶相遭，頽然輒復過日，竟辱惠教先之。不以罪廢無堪，而奉之以禮意，自視嗚然，無所可用。名在不赦之籍，豈當得此恭維。足下好賢樂善之無已，存心吉慶，出於家風故爾。卽日霜寒，不審何如。伏想侍奉萬福。某塊然蓬蓽之下，已忘死生於榮辱，實無所擇。至於樂聞士大夫之好學，有忠信根本，可以日就月將者，則惕然動其心。此則餘習未除耳。何時得款語，盡道德之教。臨書向往，千萬強學力行，爲親自重。謹勸手狀。

又

閒居杜門，不欲煩公家借書吏，不能作牋以報公銜之賜。惟君子盡人之情，去繁文而見其實也。承尊使君授再命，伏維歡慶侍旁，未有王事，想昆仲相從講學，日有光輝之益。小兒輩過辱推獎，蓋椎鈍似麤厚，不解事，似有禍耳。亦漫令讀書，或冀少識字，可從仕耳。鄙書無法，不足傳後世。俗浪謂之能，亦自不可解。誠有意書字，當遠法王。

氏父子，近法顏楊，乃能超俗出羣。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爲俗書。如蘇才翁兄弟、王荊公是也。雖然，要須先深其本耳。辱書甚有意於不肖，遂發狂言，回顧惟以報然。

又

比急足回，奉狀必已徹几下。數日秋暑尤逼人，不審何如。伏惟侍奉，不饜調護。詔行之策，何如漕台有來昔未。尊公去瀘，雖田野小民，亦耿然。然在公家以理自遣，固已無纖芥矣。惟行李須令出於萬全耳。瞿塘灑瀆，非可玩之水也。文字遂託密上，坐將行，不審可意否。士大夫聰明文學，世頗易得。至於秉不凋之節，奉以終始，萬人乃一耳。樂公父子好善不倦，故書此獨行一篇，往所謂輕塵足岳，墜露增流者。孔子曰：「重耳之伯，心生於曹。」小白之伯，心生於莒。」安知我不得之桑落之下，小小逆境，皆進德之門戶也。願加意焉。續更奉狀。

與太虛

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魍魎；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耳。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人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睨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庭堅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與宋子茂

比因邊部兵奉書，當已徹几下。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子飛、子均、子予，想數相見否？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不肯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簾達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旣而徹簾敷席，小恐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鮮君閩中人，修謹讀書，知意味者也。以故人書到此，見其宗久，其宗潤屋也，治湯未之術，故一毛不拔，以此困於逆旅。論三四平日與游者，乃能上道，意望瀟人稍能薄濟之如何。百冗草草。

上運使劉朝請

九月十六日，宣德郎知吉州太和縣事黃某，謹再拜獻書運使朝請閣下。竊以蘊知人之明者，不必左右爲之先容。懷高世之度者，能越拘繫之議。徒聞其語，今見其人，何則？小人於朝行卿士，無平生之言，於左右使令，無一日之雅。碌碌不邑，蓋將暮年。其吏事，乃庸人之所能。其學問文章，則迂闊而可笑。又承秕政之後，百度無綱，負述在民，縲繫滿獄。惟其公而寡於斷，廉而困於民，勤而短於文學，而蔽於事。政多有偏而不舉，訟多有決而不情。簿書會期，常在諸邑之後。勤苦教養，僅爲細民之安。蓋所謂「學製錦則敗材，代大匠斲傷手」者也。恭惟閣下美實盛名，出入臺省，朝廷記識所至，未嘗久淹。下車以來，百城仰首，輿滯補敝，發於流水之源，舉靡摘姦，如出耳目之所及。有能有守，特以立名。臧汗聞風，求解印紱，鞭策之下，願展足者蓋多。而使府近僚，歲滿求代，獨蒙采納，擢取無能。內視缺然，承命惴恐，自非閣下能越拘繫之末議，不資左右之先容，斷以公明，何能及此？士爲知己，古人則旣有言，徒恐外任舉人，已閱詔書之新格，遷官就縣，不聽他司之辟除，誠得執鞭，以當指使。千慮之一，或助萬分。官守遠於門庭，竿牘未通凡格。願承教約，曷勝惓惓。謹奉書達小人之情，糟粕不足以寫至意。秋暑不審，尊候何如。伏祈爲國自重，不宣。

代人求知

詩云，「緜蠻黃鳥，止於邱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其微賤之於高明之勢，情意闊疎，禮貌相絕，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加誠意以求之。則行比一鄉，智効一官者，皆得以爲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歎。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湔被而用之，則澗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飾以青黃，則枯木朽株，盡爲犧象之器。以某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豈敢飾愚暗以欺左右哉。竊不揆度，以爲潔己而不污，敢不比於蘋蘩。其才能雖薄，猶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臂之力，使小人有黃鐘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干冒威嚴，不寒而栗。

與蘇子瞻

某再拜啓。春寒伏惟知府祠部學士，尊體動止萬福。頃自衛州試舉入歸，於鄆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於獎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偃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於千里，不敢自絕，勉奉鞭勒，至於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爲諭。往聞執事，豈弟之聲，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去九月到家，老兒病脚氣，初甚，驚人。曾得善醫診視，今十去九矣。又苦寒嗽，未能良愈，坐此不通書閣下。仰惟大雅涵容，有以裁其罪。糞樓之作，名不虛生。

淺短豈敢下筆。願見記刻，淹熟規摹，當勉爲公賦之子。由尙在閑處，識者於恨。伯氏往，得接歡，極嘆其沉冥而遊刃於世故，以爲古人不過如此。想數得安問。外舅謝師厚，外砥礪而中坦夷，士大夫間少見。暮年無所用心，更屬全功於詩，益高古可愛。數有酬和，冗未辦錄上。冬春愆雪，麥根無澤，伏惟長民者，未能忘憂。數舍阻於參侍，不勝馳情。伏祈勤靜，調護利物，坐進此道，謹奉狀，不宣。

答李材

某頓首啓。頃辱惠書，勤懇闕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扶杖道遙，林麓水泉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以是久不報書。專人來，又蒙牋記累紙，存問益勤。伏承假息田里，侍奉吉慶，鄉鄰父兄，雞酒日至，何慰如之。今歲黔中霜雪早寒，數日來，雪欲及摩圍之麓，不肯到黔中三年所未有也。不審南堯冬候如何。此方舊同僚，惟呂東玉在，亦邇代矣。守倅見不數，然意乃鄭重，皆清慎不擾，不易得也。某杜門終歲，益覺清淨。時苦門生抱經來咨問，尙俗氣未除耳。範公去已十月不得音問。比聞爲凌雲疏請，或被逼往，往復來此也。竄逐之餘，枯木寒灰，未委溝壑，無階會集，惟有馳情千萬。進學蓄德，以須陸用，使二親身見之。

與刑和叔

某頓首。至親中失公擇，幸老二德人，哀念不可忘。頃來意緒嘗憤憤，飢飽或不省識也。方今人物眇然，而朝廷屢失長者，可勝歎耶。今年來百事慵懶，惟思江湖深渺，可以藏拙養愚，但事勢有未得者耳。公相知察，故及此。

與通判通直

某竄逐孤危之迹，情實可知。邂逅長者監郡，幸獲參展。承高明特達，以揚屋一日之分，顧盼存恤，恩意甚備。使旅况無瑣瑣之態，感服之情，未易言也。寒暄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監理豫暇，時能樽酒以對江山。代者未有重音否。某蒙資致行李之力，已及貶所。人事方匆匆，奉猶不能萬一。願珍護眠食，以須寵祿。

與幕府

某竄逐窮鄉，惟恐蒼蔚之不深，不復與人事。乃辱賜教累幅，存問勤懇。敍示先君疇昔舉送之舊，豈勝感念。卽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幕府省文書，常有樽俎之樂。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又

某頓首。方欲遣記，聞秦瑜於附書信，忽奉來誨，喜承卽日霜寒，王事不致勞動，體力輕安。寄惠家庖所作醫，極濟所乏。仍承誨諭，奉煩鄙事，已措置有緒，感刻感刻。所示連憲仕途，實深歎息。當路諸公，頗求真材實廉之意，計不相遺。但棄捐漂沒，不能致人輕重，亦不能率爾作書達人。惟因行李相見，或及人物，乃敢開道之耳。此意公所了了也。然成就自有時，馬鳴而馬應之，非智也。旦夕奏回黃甘者，別上狀，千萬珍重。

與道濟

某頓首。殺日辱惠顧，適有他客，不能延款，甚愧。天氣和暖，伏想體力勝健。龍尾研自作墨，各一宣筆，四漫助文房之用，輕澆輕澆。來早令三子就學，惟煩調勵之以嚴，久之乃不費力。古者易子而教之，蓋欲用威也。

與胡逸老

某叩頭。頃辱報書，甚勤懇，來人不取答，遂行。目前多故，因循至今。秋氣差冷，不審體力何似。雅聞公有山水清尚，獨能尋寂寞文字之樂。徒恨憂居，日從事於窳窳，未能奉款語，以觀所聞，惟有馳情伏冀。強學自重，謹勸參候。

又

某伏奉手誨，審宴居不爽衛生之理，體力甚健，良慰懷想。今歲秋暑多病，老態百出，殊覺不甚耐也。廣廈虛堂，想不知蓬蓽煩溽之味。比來何似，終日頗復撥棄俗緣，近書冊否。東坡集偶有兩部，輒分其一，助藏書承許。中秋後見過，拂榻鋤筵，奉遲足音也。

又

某頓首。惠及劉氏樂府，亦好書，頗助寡聞也。建蓋政須比還雲巖爾，法帖已領。老杜詩且留不妨，舊日所聞虛淺，比來讀之多解其趣。然常以懶倦，不能隨手抄記，君他日得暇，當以蘇州本隨處誌記也。前欲作黃庭草，因查田呂三十六，有一軸絹在案上，因一夜草得黃庭，殊有意思。近爲王良翰攜去，恨公不一見也。良翰又爲摹得韓幹二十餘馬，及闔立本十二國圖，皆比佳物，何時復能強行來一觀耶。公來，但同益老諸人喫飯，董素皆無所費，不必以爲嫌也。

又

某頓首。僕夫回，辱手誨，審宴居體力勝健，良慰懷想。元明十四日遂行，但恐公未卽來，然已拂榻奉候矣。所諭寫周興嗣千字，於公何所不可，然常嫌千字太鄙俚。若欲刻石，用高尺許卷軸，草黃庭亦可耳。草書大字，古無此法。

近世唯張長史、僧懷素、時時作數字耳。其餘皆俗書也。公好書如嗜欲，要須蟬蛻塵埃之間，玩思高古，乃可以垂世傳後耳。方治元明行臺奉狀草草。

與劉晦叔

黃州幸得一面，謂可追舟尾，得款語。至武昌，承大旆已解，豈勝悵仰。霜冷，不審尊候何如。過湖不驚恐否。子舍想皆勝健，學問皆有日新之功。潭府從來號爲少事，兄老於世故，文法當迎刃理解，但以詩酒謝江山耳。某至鄂州，途僦屋寓舍，諸亦租適去，雙井才七程耳。方阻瞻承臨書耿耿，謹勒手狀伏祈爲國自重。

與李端叔

得書數幅，開闔累日，想見傲睨萬物之容。承官暇，每從蘇黃門，引領清歎，何時預此清集。不肖鬚鬢已白十八九，短髮幾不可會聚，求田問舍，頗有之，亦未如意耳。小兒娶婦，尙未得孫，女子今已三生矣。知命二男三女，似有可望者，三女一已嫁，其仲亦咄咄逼人矣。元明在萍鄉甚安，亦有能吏聲，後作虔州獄官監司，亦知渠恪而解事，然非在黔戎時語也。老來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及少游嶺外文，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又

數日來驟暖，瑞香木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或傳陳履常病且死，豈有是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方叔安否。

答黎暹晦叔

精一之說，筆下未能盡，試熟思之。日用應世務者，是精是麤，爲一爲二，便可得之。若要作記，俟他日從容，適少有人事窘迫，又作南方數處書，故未暇耳。

與呂晉父

別後忽復春夏，哀苦窮窘，多病嬰纏。日力不自給，久失修問。卽日初暑，不審何如。伏惟平易之政，民有畏罪懷仁之心，訟庭寂然。縣胥燕處，有以自娛。聞代者已在湖口解印，想必有期，遂有想遠之歎，臨書增懷。

又

冬暖而雨，天氣未佳，不審比來何似。伏奉牋記累幅，禮數過當。雖懷戢勤重，然甚疎仄，不敢承也。比以舟楫未治，淹留意緒殊不佳。遠承津遣，開濟行李，非仁哀孤苦，安能如是。欽服高誼，大不可言。不肖於公家伯仲，有一日之雅。又德占家復聯瓜葛，徒以未嘗得望履烏，故不能一通記問。今者遭罹大故，護喪葬田舍，道出貴部，茶然凶龕無緣參候。伏惟豐弟之政，田里所安。縣齋虛閒，寤膳宜適。哀苦癯瘠，當寒手凍，上狀不如禮。伏幸痛察。

與鄭彥能

病中聞苦下痢，甚憂甚憂。昨日見顏色，知向安矣。但少服攻擊之劑，調飲食之味，日可痊矣。赤石脂末二錢，細白麵二兩半，切三刀子，軟煮調和羊清汁食之。胡給事云：虛勞人不過兩服，卽成臧府矣。河魚丸用大芎二兩，神麴

二兩炒爲末。湯浸蒸餅，爲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九。薑湯下。桃紅丸亦石脂二兩，細研。炮裂乾薑末二錢，和勻湯浸蒸餅。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百粒，濃粥飲下，日三服可也。

與松老

某再拜。奉別忽復八年。雖於親舊間時聞動靜，而奔走南北，無緣作記，以修嚮往。唯於仰不忘爾。昨兄弟往來貴部，皆蒙勞來甚勤。久欲通書道謝，而冥頑困於簿領，多務至今，卽日不審何如。伏惟邑里安於尊弟，狂獄肅清。齋闔時有文酒之樂。某竊食於此，無以庇民，樸被待蒐除耳。未緣參對，惟冀自重，以須百暇，謹奉狀。

與郭明叔提舉

某再拜。頃者使節入域，數屈車騎。不肖屢造館舍，終不得而如相避然。爾後日欲通音，記屬親老。比來多小不快。人事書尺十常九廢也。伏蒙賜教不忘，感激感激。長者淹留在外，豈獨故人所歎。克勤小物，以道爲準，以聽浮雲之去來。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夫忠信信友之實，孰能揜之。

與元陟贊府

圓明塔銘出於追猝，不能盡其美質。顧其大概，不忘其生平所存耳。祭文中具之者，銘中更不複出也。當路諸公，亦有相知能爲引重者乎。

與李承之主簿

某頓首。自荊州來，省伯氏於仁里，聞足下鄉鄰之譽甚美，恨未相識也。乃辱專使惠書，至意傾寫，不見鄙外，幸甚。告以從來問學之意，知足下不汨於流俗，求配於古人，士之自重久矣。觀足下所見教者，能充其言，豈易得也。至於推與不肖，在先達君子之列，則不敢當。見彈而求鵝豕，似足下之過也。夏氣暄濁，比來日用何如。聞禮陵巖邑，民頗歸訟，佐邑想亦少暇日。同僚爲誰，臭味相投否。一舍相望，無階修敬，謹奉手狀。

與李少文

某辱書勤重，知六縣君及諸妹，安勝爲慰。四哥往親迎，必每得安書也。吾姪性資開爽，他日必不居人後。惟強學自重，讀論語，孟子，取其切於人事者，求諸己躬，改過遷善，勿令小過在己，則善矣。適得報，當除名竄宜州，故急作書，遣此僕，遺極草草，千萬自珍自愛。

與趙邵監

伏暑稍易堪，夜中清冷美睡，想殊得所。但當深思寶護玉體，立功名爾。所寄尺六觀音紙，欲書樂府，似大不韻。如此樂府卷子，須鎮殿將軍與大夫娘對引角盆，高揭萬年歡，乃相當也。一曠漫書一卷大字去。未陽茶禮窮日，可得二兩許，未能足得瓶子。且寄兩小囊，可憊羅畢，更熟碾數百點，自浮花泛乳，可喜也。須佳紙，當奉寄。宜州紙只是包裹有器耳。彼易得蓋香草豆蔻否。所須通俗樂府，得暇當用小牋，作一卷子去。

與分寧蕭宰

某再拜。前日得以挹子瞻，拜下風，所得過於所聞，實自開慰。時往來，屈旌飾賓餞，實自不臯。春氣暄暖，不審尊候。

何如細民不能不辨爭伏惟刃迎縷解終日無事欲作域中二三書輒煩借一小吏能寫牋啓者一日即遣回矣鄙事瀾高明悚惕。

又

伏想政成民信，邑廷事益清簡，時有文酒之樂，以謝江山。請公棄黃龍而去，事勢當爾。蓋妙道非悠悠者所知，而病廢之聲已滿江西，黃龍甘餌欲者甚衆耳。新公復還雲巖，道衆雍雍肅肅，亦助道化不淺也。非高明忠信，不能成此法緣，欽歎欽歎。雙井弟姪雖每丁寧，不知能不以事瀾庭下否。每深悚惕也。張損郭西水噎，間得頤旨，減柴解之害，感悚感悚。

又

自頃聞盛德之聲而願見，既獲承緒餘，淹觀風度，更得懷仁抱義之實，恨參對之晚也。薄於事役，草草上道，又承營從，渡江將之。顧鄙薄何以承此勤重，實深悚惕。至龍潭遇大雨，遂宿法昌山，未能作牋記。乃奉手誨存問，恩意甚厚，感激感激，兩意未解，不審尊候何如，謹奉手狀。

又

今日重屈軒蓋，未獲造館下，悚惕悚惕。卽辰，伏惟起居萬福。茶一缶，才可飲五七客。乃今年雙井蒸芽第一，其爲物薄，可比沼沚之毛，蘊藻之菜，當不以邑子有獻爲嫌也。

又

昨承再請新公住雲巖，後留請口公西堂坐夏，此二公衲僧之命脈，今江湖淮浙，莫居二禪之右者。公開此法緣，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現前無量，皆宗於此。徹底唯空，雖復徹底唯空。大用繫興，無不重規疊矩。此是本有不從人得。雖得心華發明，又須得明眼人爲證。所謂「不得春風花不開」者，也不審頗延二道人鑽研此事否。古人所謂唯此一事實，其餘可不學而能之也。兜率照公，誠如所論。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從如死灰者也。

答王子厚

某再拜。前辱書勤懇，衰病老懶，久不修問。惟是懷仰，何日不勤。聞餘涉冬，天氣小冷，比來日用何如，亦得世外瀟灑人與之發明此道否。古之人不從流俗之波，自放於深山窮谷，非爲山川之美，與不交世事，無憂患而已。蓋欲深明已事，關百聖而不愧，質鬼神而無疑，故於彼有所不類耳。承山齋頗有書籍，時亦挹其義味耶。石恪畫妙絕，亦不敢取，但欲徧觀公家所藏耳。須至樂豹隱二榜，匆匆書不能工。漫往石洞，忽告行，奉書草草，千萬珍重。

又

辱書勤懇。審秋來益得意於江山，日用清勝，何慰如之。寄惠峨眉筍及梅棗等，荷不倦之意。然筍以密封皆敗，可惜也。借示石恪畫一軸，此天下妙筆也。熟觀之，勁人神爽也。宋純時果染色極似趙昌枝葉，乃似過之。王友功夫雖到，脫灑處蓋不及也。然花木之類，直得真趙昌，亦不必收。本來格不高耳。不審有孫大古佛像鬼神，及湖灘鷺鷥葦否，有之俱欲借觀也。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詞意未當雙井之價，或恐非文忠所作。今分上去年雙井，可精洗石礬，晒乾頻轉，少下茶白如飛羅麵，乃善。羹湯烹試之，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耳。未卜面會，惟希珍重，謹勒手狀。

又

所寄卷軸，老人下筆，不喜循界道。卷終又寫不盡，輒以一紙續之，但如此，亦自不凡耳。二頌語拙意陋，漫在仰高之意。雙井法常以蘆布作巾，裹厚瓿蓋一隻，置茶其中，每用手頓之，蓋篩去白毛，并揀去茶子，乃禮之，則茶色味皆勝也。點時淨濯瓶，注甘冷泉，熟火煮盤盞，令熱湯才沸，卽點草茶，劣不比建溪，須用熱沸湯也。往嘗作建溪茶曲，不審見之否，或未見，後當寄也。

與孫惇夫

某頓首。雖參對日淺，竊以深識英氣，了一郡事，游刃有餘，欽服無以爲喻。報行李促迫，不得盡款高論耳。晚刻，伏惟起居輕安。北巖之約，已具短牋道之矣。來日若雨作，尙可一詣別。若晴曉解舟矣。千萬珍蓄，以須遠用。

與輔聖

某頓首。廡陝之行，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通，時得動靜，訪聞於南方交舊間耳。人來伏奉嚴教，勤懇感慰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得文字爲識，何慰如之。往者行以道途淹留，不及永樂之事，天與公至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銷往者好武之心，以爲尊府慶之。授學官既無史責，頗得一意於文字，想有論著，承遠寄以性懶惰，睽違者，幸甚。某碌碌中祕書，幸得窺「金匱石室」，亦歲來老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飽耳。

與宜春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敦厚勸戒，以防患洗心。平生未嘗得侍，而情如骨肉，他日深念之，何以得此於左右。豈君子於人，望其表而識其裏，真以爲可教耶。竊佩服苦口之規，於今不忘。日者又蒙賜教，牋敬累幅，且名以師保，內訟缺然，尤不敢當。多病昏塞，眼前記一忘十，以是不通書於几下，又閱歲矣。伏惟君子盡人之情，知四罪之地，無嫚人之嫌，謹附承勳，靜且謝不敏，謹狀。四月日，謫授涪州別駕黃某狀上。

又

某頓首。荊州士大夫之淵藪，想多得佳士與游。諸令弟講學有日新之功，邊鄙肅清，外臺宴安，伏惟簿領不至勞勤，揚清激濁，於使者日有裨益。某待罪於此，謝病杜門，粗營數口衣食，使不至寒飢。買田畦菜，已爲黔中老農耳。閑居不欲數與公家相關，故不復借書吏作牋記，但以手書上答，不審能照察此情否。悚仄悚仄，衰老多病，亦不能固封，惟痛察。

與中玉知縣

某再拜。往歲得款語於荊州，雖無一日之雅，而過蒙愛之忘其醜，遽賜重言。自顧缺然，何以得此。唯君子以虛受，故傾倒耳。上峽來，忽復五年，不忘懷仰。楊君來，重承教書勤懇，遠寄衣物，欽佩嘉德，無有壓斲。未緣承教，臨書惘然，千萬爲民自重。十二月二十七日。

與唐彥道

某罪逆餘生，苟活不死。溼伏田里，曠絕人事。初不知長者近在隣州，不獲修記承問。忽辱墜教，恩意勤懇，承宴居

仁皇將十年，眉壽康強。知止之風，有激貪懦。老成之化，功在後進。曷勝欽歎。即日天氣暄暖，伏惟體力輕安。水濱林下，不資扶持。數舍相望，無緣承教。臨書增情，謹奉手狀，候起居。伏冀若時自壽，以福遠親。

又

某頓首。放逐之迹，人所賤鄙。道出荊州，就親舊，少留湯沐。乃辱長者，敦婦家瓜葛之義，顧盼甚勤。驢行福送，恩意不倦。中心藏之，不可弭忘。到黔中來，得破寺墟地，自經營築室以居。歲餘拮据，乃蔽風雨。又稍葺數口，飽煖之資。買地畦菜，二年始息肩。以是至今，不以書達齋几。惟君子隱居就閑，亦簡人事，足以照察此心矣。某既苦腳氣，不便拜趨，因杜門已數月。雖鬚白面皺，尙能齋粥。如曩時。惟懷仰風風味，則勤爾。因人附承動靜。

與柳毅升

某頓首。潛伏林泉之下，老懶日甚一日。又杜門不接人事，所以久不能通書。惟長者於某兄弟至厚，當能相忘。春風暄暖，卽日起居何如。伏惟萬福。承已外除，尙未報美授何也。黔州風俗誇陋，士人絕不知學，每思荊州多士大夫，是樂國耳。承天金鑾時，有朋游會集否。天民兩遣人到黔州，自雙井但不知道出荆渚，長者猶在里中耳。江山悠遠，臨書增情，千萬自重。以須陞擢，附承動靜。

與范宏文

某叩頭。伏承下車將閱月，惟君子之政樂易，使鰥寡皆得識於窮山丘畝之間。伏想歸訟之聲，不至於庭下。齋闕闕虛，起居萬福。鄙州江山，尙粗足爲東南之勝。使者皆中朝名士，想復得登臨之助。無緣承諸緒言，惟有馳情。

又

孤苦病羸，茶然在衰削之中。方勤窀穸之役，人事幾欲廢絕。且復多故多病，欲以書疏通記室者非一日，臨紙屢廢。稽緩至此，非高明孰能察其衰疚之情。

又

春雪苦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忠厚之氣，內外受福。小人之桑梓，實需餘潤。惟是望風懷想之日，久未能承教，但馳情耳。

又

私家窀穸之事，義當自竭力。雖委屬，應副有朝旨。然百事裁捐，不敢以溷州縣，實恐以私故病公家耳。然差移兵士，亦煩使府多矣。熟念誠不自安。

與賈六宅

某頓首。承家希有北園，在崆峒山下，想見氣象雄壯，花木成陰也。寄惠端叔詩軸，甚慰沉落之情。謾追韻和成，衰疾之餘，殊無意味，都不成詩也。旅瑣不能作公銜奉報，惟君子能盡人之情，故敢簡之耳。貳車賢明，想時有鱗俎，以謝江山，亦足樂耳。往在黔中三年，見府中極無公事，計今尙如此。加以才者處之，於事修明，更勝往時也。恨無階一橋，對摩園林表耳。事冗，又賓客紛紛，竟和韻不成，遂別作一篇也。

與李獻文知府

前承寄紙，須作草，漫寫呈，不足觀。天慶觀記竊欲自作一銘，大書付吉州刻之何如。徧觀古碑刻，無有用草書者，自於體制不相當。如子瞻以峭遍填歸去來，終不同律也。或此道士欲刻草書，卽欲草一卷黃庭，令刻之何如。餘更當面稟耳。

與俞清老

某頓首。辱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柴桑道人，甚慰懷仰。寄惠荆公自錄詩，極荷勤篤不忘。景陶軒名未爲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公題爲今是軒，并寫去。某自去年三月已不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寫淵明詩十數首，可作橙張之軒中也。秀老歸未，爲致千萬意。

又

某頓首。得手教，承行李到維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肖沉埋於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江湖雲月耳。思欲弃舟風煙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永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靈以自纏也。阻面千萬加愛，謹奉狀。

又

惠及荆公遺墨，入手喟然。想見風流餘韻，招慶定林之間，無復斯人矣。親老年來多苦足弱臂痛，未與脫然。然眠食亦不惡，承眷與不淺，故及此。弟姪輩皆荷齒記，感戴感戴。

與幾道

某再拜。道出貴部，喜於承教。伏蒙敦敍親親之義，甚厚。遠遠忽復改月，何勝懷仰。夏暑暄濁，不審何如。伏惟太夫人寢膳萬福。府中清明事簡，不廢溫清甘旨之職。退而宴閒，吉慶所會。區區方抵高安，幸無他方。遠談席，伏祈爲道自重，以須陞擢，謹勒手狀。

與彥修知府

某再拜。春末被旨移戎州，謂計日可參候，故不復拜狀。而多病就醫藥，所至淹留。凡三易舟，乃得及此。比來不審尊候何如。曠旱得雨，想少慰憂民之意。某捐棄漂沒，衰疾慵惰，久在林麓，已無衣冠。但有幅巾直裰，野人之服，恐不可以造公門，謹勒手狀，承勸靜。

與崇甯平老

某拜手。昨淹留長沙，每得雍容道室，惟是賓客紛紛，勞費主人，又罕得奉清談耳。別來何日，不懷想道，遠難得便。風音記闕然。如化主來，辱書勤懇，承已作崇甯主人，想見開堂盛集，遠助忻慶耳。寄茶佳惠，此方或不與秦塞通人煙，石禮亦無，但於白子中，杵修紅茶煎飲耳。所惠春芽極嫩，再見漢官儀也。相見無期，千萬珍重。

與味道明府

某頓首。向承與舍弟書，意欲得巫山縣字，老懶久之，不能下筆。今日偶快，遂書得，然物材皆不如人意，且讀住，不知堪用否。往嘗授大字法於許寬之用，退光木板，而以胡粉，書不可意，輒泮去。然既可改，則意態有餘，往往下筆即可耳。然巫山榜以回祿墮敗，今此字癡拙有老人態，則是水土重遲之筆多，似可厭勝耳。

與子正使君

某再拜。奉別再見秋暑，懷仰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徹几下否。不雨四十餘日，歲事或失望，時雨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霑足，秋成有望，憂民者可加以餐矣。蕭彥和解官去，新通判爲誰，相歡否。某寓居蒙免，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風自重。

與元仲使君

某頓首再拜。元仲使君大夫閣下。問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禮，勤重千萬。別來懷想，何日不勤。頃至武昌，卽留居，完葺民屋，久之乃小完，以是欲修記不暇。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宴息暇豫，千萬安堵。寢食之味，神所相勞。某以避范德孺，法當遷居，輒欲就貴部，自謀一舍，不敢煩公家，但不知有責降宮觀人在貴州否。某已具人船，聽誨諭乃發耳。此行似有親依之便，望路欣欣，謹勒手狀承動靜。

與六祖範老

某啓。前因三學山如化主迴，奉手狀，并漫記一扇，不審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喜承宴居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虛六祖奉待。又壽寧僧宗喬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輒作短疏助佛事，然

老懶不成言語也。某寓居處，漸完耳，內外終不會省費，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到成都，看藥市，此行一費亦不小，亦無處減省耳。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隨事未記數句，尙未暇。惟悅老語錄，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種竹，其六祖卽用之，或須別寫，卽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懶倦，奉狀不如禮。

與王立之承奉

昨日聞立之輒有雍邱之行，以奉甘旨，又以暇日篤學問，竊以爲甚慶。然以親老，至今未下榻，自局中還，則問膳飲湯藥，未嘗得分寸餘陰，以故不能奉記。辱手教，審侍奉萬福爲慰。詩賦論題，似不須從人求之，但須慶歷萬題，檢取似某題而體制弘大者，卽可以試筆。每舉場所試，未有不出於此也。

又

比以親老，時時小不快。又身亦多病，故百事廢弛，思欲胥疏江湖之上耳。如所諭云云，皆非鄙人所任責者，但審侍奉萬福爲慰。所問應舉事，恐不必爾。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以讀書學文，不免爲親。應舉得失，便有數科，寧有利不利耶。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摹。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盛暑懶出入，不欲公冒熱往來，但懷思爾。

與逢興文判官

黔江密邇施州，聞其民稍喜爲田訟。然牛刀之餘刃，投之雞肋，何足治哉。顧閑居少得游從耳。南老不減否人物，

吉德之君子也。時相與談民間稼穡事，亦足樂也。比江南寄新茶來，味殊佳，恨未得同一烹。欲寄牙子去，恐邑中無善禮，不久禮成，來便寄上矣。

與宋子茂

某頓首。鄭殿直頗能道在官曲折，知官况亦不惡也。事業宜深自修蘊，而處同僚中須親睦，勿露圭角也。仕隱風波，三折肱乃知爲良醫耳。或因公家幹委，能至此相見否。有一事奉煩爲審問，聞前權江安尉屈仲，有女弟欲擇一士人婦之。此有一來從學舉子玉山劉瑜，字倩玉，年二十，頗卓立，以鄉里難得婚對，初道屈氏婚，乃以爲恐爲門下之羞。老夫勸之曰：士大夫立身非一軌，婚屈氏何害。渠家尊長，乃來見懇。若屈家猶在瀘南，試與子細問當示一報，便可致禮幣往矣。劉君決可依者也。

又

頃辱書，審在公夙夜，體力輕安爲慰。虞候周章及職帽僧曉賢去，繼奉書，皆徹几案否。某寓舍已漸完，便令者但擇三四人，差謹廉者耳。既不出謁，所與游者亦不多。山花野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勞治也。此方米麵，既勝黔中，飽飯摩腹，婆娑以卒歲耳。間居亦絕不作文字，有樂府長短句數篇，後信寫寄。未緣會集，千萬勤官自壽，偷餘日近詩書。

又

比承小疾，遂久之不除。雖調護之不至，亦是奇耦氣數中小小鬱滯耳。秋氣在中旬，計得此卽安快。主人驟去職，

出於意表，想不能不耿耿。公之在幕府，所以爲知己者，異於凡流，想胸中亦未易平。然可置是事，爲善謀行李，令得理所度，不必倉皇去瀘州。略令舟楫整備，乃下江津，治荆南之行爲佳耳。渠諸郎多賢，必能從容治行李，不令老人動念也。自此時常奉書，密上座本，到瀘止爲範公營齋糧，度今亦難。然業已成行，亦不久留耳。脾無令病，慎養氣，慎作病之食，少飲酒，以身爲本，勿以小事汨其中，安樂法也。餘復何道。

又

兩辱手誨，承病起，及今乃安和矣。能以復轍兢慎如此，卽是萬全安樂人也。人生以身爲本，其餘於我何有，自今可研究物理，求道術否。王帥之去，民有甘棠之思，而門下士失嘉木之蔭，想亦耿耿，不易平也。或聞有理之者，冀或便得一闕耳。未緣會集，千萬珍重。

與趙伯充

某再拜。累日有少文字，事極冗，欲通記，輒復不能辦。前攜八篇到館中，夙夜諷玩，頗見才思。有婆娑水邊林下之氣，欽歎不已。用裁定其中三兩處，用字小弱處，尙未能下筆，更少寬三二日，同長史帖遣上。此帖珍絕，殆不能去手也。今日偶在家，治堂西作一小書閣，筆研方塵，上啓極草。

又

某雖官局閑冷，亦匆匆度日，不獲時通問。昨日到寺齋，見留墨，想見風度高爽也。風霾殊不佳，伏惟道齋清虛。圖史左右，不以聲妓參濁其間，致有樂處。解嘲詩遣上，不足觀也。所評山水，大似歷良爲賤，嘗愛其木枝老硬，皴石

尤能作他人所難，恐翟院深不能也。且爲標出，當使飽觀俗筆者，少改觀耳。呵呵前篇已示晁無咎陳無已皆欽愛之，無可措筆矣。

與李端中

昨蒙賜教勤懇，並覲建谿珍品，敬佩不忘之意。即日霜寒，不審尊候何如。伏維忠厚樂易，風行草偃。尊俎笑談，自得江山之助。承誨諭，雖求閑冷，何不自意耶。督迫上供，處處如此。公方富於春秋，求閑恐不要無嫌也。未有瞻承之便，臨書懷仰，伏祈爲民自重，長使鰥寡得職。

與之美運使

使車雖數遷，然敦厚膚敏，民所望而畏愛也。休維按部所止，高明斂手，淳獨得職。寢食之味，神所相勞。令嗣猶在，婦翁家邪。君禮想視膳問寢，不解子職，居閒亦得文字之樂。某漂寓鄂渚，家二十口，亦隨緣厚薄。但湖北極苦旱乾，不免有饑饉之憂耳。不審貴部夏秋，頗得時雨否。

與子智

辱書稱述曲折。此一面可通，而若致千里之音者，何邪。老人病懶，了不喜作書。此曹狡獪，故不能一二上答，所與勾主簿書，文詞意氣甚壯。然旣稱鄉丈，而曰某白，非少者事長之禮也。古無尊卑，皆稱人曰足下，致敬其足，此極數也。故范雖謂秦王曰「大王足下」，酈食其謂漢王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然後世旣稱陛下，殿下，閣下，執事，則以足下施於下，交則不得不從衆也。足下方有求於勾主簿，而曰某白，足下猶欲入而閉

門也，而可乎。

與載熙

前辱載熙書，勤重累紙，並手作珍墨，煤細質堅，色黝黑，幾兼前輩之妙。不獨令士大夫好事之比也。欽重欽重。又惠京師名筆，皆佳。感刻多事，加之老懶，未能作答。又辱簡記，存問不怠，何欣慰如之。錄示東坡諸語，所欲聞也。封示象州詩書信，讀之惕然，又仰才叔之慈仁也。承新任乃在邕州，他日可數通書，并爲海物之主人也。未有會面之期，千萬珍重。紙二軸，久留此懶寫。因來人告行，謾書畢，不能佳也。奉字伯仲，謾作短序，道之衰朽，不成文也。公筆祀極豪勁，但未入古人繩墨，何也。古人雖顛倒書，亦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不審信之否。

與王元直

今日，以楊威儒煎迫欲行，不舉頭，寫六七書，僅能至食時而畢。故輒戒門吏，使勿通賓謁。不謂諸君子，且來皆見過也。悚惕悚惕。辱手畢，喜承日用安和。買絹買米，皆煩調護，感刻感刻。每承諸賢，見目以鈞台，甚不安也。凡名皆須宜稱耳。若常行唯執政，可呼鈞候，鈞旨。兩制及大兩省，三獨坐，可呼台候，臺旨。如司諫，正言，三院御史，修撰，直閣，大卿監，皆不呼臺候，台旨也。因見諸公爲道此，皆改之。孔子所謂君子名一必可言也。不爾，不唯不肖得罪諸賢，亦不免爲識者所譏笑耳。

答夢得承制

又辱遠寄二詩，白髮瘴霧之中，不忘筆研，實增愛歎。春谿茗菜日佳，想甚助吟諷之味。無緣瞻奉，千萬珍重。賢郎安勝，想山中閑寂，極得讀書之味。

答蕭子孝

與足下先君子游，於今三十年，常恨濟父不見用於時，又愧錄錄隨食南北。不如濟父一邱一壑，便足了一生也。比辱以先君子之治命，見囑作文銘。方此銜哀墓次，待盡朝夕，何得復有文思。又承窅窅有期，不敢但已，以孤泉下之願，率爾就此，不知可以傳後否。試持與君表議之，可用卽摹刻也。哀情憤憤，書不倫次。

與死心道人

奉所賜書，承已退翠岩，寄住祐聖。氣力安樂，良慰懷想。今夏居處，亦有水濱林下可逍遙者乎。公脊骨硬如鐵，去住自由，今天下道人中一人而已。嘗觀漢子宰相，朝握天下之權，暮駕柴車出丞相府，自處之適爾，旁觀者亦不爲難。而今之住山者，嘗抱而不忍脫，此何理也。

答浯溪長老新公

專人辱書勤懇，並惠送季康篆元中丞浯溪銘，筆意甚佳。以字法觀之，晤台銘亦季康篆也。然猶有袁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墨本見惠，定閩體也。袁滋，唐相也。他處未嘗見篆文，此獨有之，可貴也。凡唐亭之東崖石上刻次山文，合袁滋季康篆共七十一行，爲崖溜簷水所敗，當日不如一日矣。若費三十竿大竹，作厦更以吞槽走簷水。其下開掘沙土，見崖，令走水快。亦使袁公房祀乾潔，祐院門免時有聒噪也。此事切希掛意。莊客人力，得工夫

時可令仲純、仲偉輩將領三兩人，治橋左右溪道，令雅潔，疊石令橋下，亦可作道人四威儀處。他日院門當成次第。若得蒙恩，比歸奉爲盡，換內外牌榜也。兩三日既驟熱，又賓客紛紛，寫大字未得。來人煎迫多歸，故且遣回，諸人相見，皆爲致千萬意。

答崇勝密老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然恐未極其趣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患百種，去來無鄉。要使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耳。勢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清心省事，不得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方不入俗。至於和光同塵，又和本折却。與其和本折却，不如壁立千仞。

雜簡

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蘇公。今年又失陳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然幸此三君子者，皆有佳兒，未死，猶待其嶄然見頭角爾。見東坡祭文多佳語，欽歎欽歎。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今年多病眩，不能作文。又思如東坡輩人，不可草草下筆故也。某行李之詳，已具初和甫書中矣。

又

經宿不審體力輕安否。早來覺兩目不快，乃是前時怒庖人烹調不如法，因而就食，故氣上而煩，則知喜怒之害人深矣。夾公服奉煩，隨令熨過針線工治衣服，大率不能令衣平展耳。

答陳季常

伏奉六月二十八日手誨，審春夏來舍中須醫藥，今已安平爲慰。承須鬢遂欲如雪，此世間公道也。山居岑蔚，粗有林泉，兄弟相與致力慕次耳。過蒙推獎，愧悚愧悚。天覺欲弭節山中，故人會合誠可樂。不肖衰毀之餘，已成一翁。九月當從吉，日當丐一宮觀養病數年，無緣追陪勝日，良以悵然。鄭希道篆學深博，今時士大夫不能及者。前奉問希道，今居何許年幾許，今爲何官，不蒙報何也。雙井前所送，乃家園第一，如公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耳。昔有南方一士，初入都，見縣巷燕支鋪翠婢，卽歎息以爲燕趙之絕色也。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耳。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口者乎。今謾寄數兩大瓜，然其味乃不甚良也。

又

惠嘉句，假借踰分，祇增愧耳。不作詩已五年，試索胸中，不復能一句矣。無以報嘉貺，愧恐愧恐。聞安期丈年七十七，耳目聰明，白首一節，欽歎。柳七從來謹約，知柳四洗脚上船，亦爲克家之子，乃老人晚福也。景雲復古塔，大爲盛事。前外甥洪炎亦嘗錄本來乞記，已諾之矣。但夏秋來多病，文思枯涸，更少待，所喻滯潤，某自在太和，卽不受人物，如季常乃不知耶。小子相已十歲，頗頑壯，稍知讀書，辱問及甚，惠高麗紙卷，遂爲人所取，不可得。深秋涼時，別寫數紙雜詩去。公擇詩既不果作，豈可作贗，以誣泉下人耶。公但勉終令德，勿以時和歲豐，飽煖充足，退處士之節。他日爲公作一佳墓碑，此不朽之事也。何以詩爲哉。公擇莘老，上之松已拱，令人慨然。人生健時，不可不勉爲善耳。安期丈不敢作書往，煩老者報答。因几杖至田間，爲承勸靜。

答何斯舉

別來不復能通書，孤苦憔悴之狀，不言可喻。中間每見那老龜父兄弟詩，卷中有佳句，未嘗不詠嘆也。辱書累紙，

恩意勤懇，但增感塞。參前堂佳句，甚高秀，欽歎欽歎。參前堂但前對溪山修竹，古木森然，頗助觀已。其後夏月，皆綠陰不見日耳。土木之功，則極草草。又堂中之人，哀悴廢學，甚不稱佳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微意具駒父書中，幸取觀之。未緣晤集，千萬強學自重。

又

寄惠蘇公詩集，亦自有用處。要欲得一本厚紙者，藏之名山耳。季常所寄，亦是此一種紙。當料理季常，爲用厚紙印耳。斯舉者，觀所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已極。古人去就之意，無可措言。欲作序者，但爲之華藻耳。哀悴以來，文思枯涸，幾如井谷射鮒。俟寒泉稍集，卽當下筆。

與東川提舉

竊惟道塗風霜，使節衝冒，良亦勤止。卽日不審按部所至，尊候何似。澄清之氣凜然，光被於江山。願篤行李，以慰夷夏瞻仰。小寒伏祈爲國自重，區區誠禱，謹附承動靜。

又

某壅蔽樸愚，未嘗得望履幕下。重以負罪竄逐，強顏未死。捐棄漂沒，不當行李，無階修敬。昨以親嫌，遷配以贖，遂得潛伏蓬葦，爲貴部之民。區區常慮謫籍之塵垢，點污大旆之光輝。以是久之，不敢通名於左右。恭惟君子能盡人之情，知其心危慮深，終不以爲簡也。

某聞居杜門，蓬蒿柱宇，駐蹕同逕。寒灰槁木，不省世事。故非至親至舊，可以通書，而又不以罪隨點染爲嫌者，未嘗敢修牋記。以是待罪部下，累月不能作狀，一道衰病之迹。萬里投荒，一身弔影，其情可察。頭眩目昏，書札不如禮，伏惟高明仁慈，尙能寬之。

與楊齋郎

辱書勤懇，喜承盛暑，侍奉萬福。某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得罪明時，無可解說。而足下相與如平生，數千里之間，精神感會，勤勤懇懇，如慕古人，亦足以觀足下之不隨流俗，故不待相識而相知也。然當此盛暑，未宜衝冒，貽老者思念耳。未卽瞻對，懷仰則勤，尙冀珍重，謹奉狀。

答史子山

辱書勤懇，審侍奉萬福爲慰。寄惠石刻，感戢。恨羣勤者非其人，不稱顯親傳後之意。亦是鄙文不足以行遠，故感果如是耳。遠致張雅墨絲鞋，煮酒公自食貧，何煩如此，祇增愧耳。唐坦之館穀數月，割春鉅之股，以啗於菟，豈能久堪耶。鮮自源煩調護西歸，良不易，微公索之，枯魚之肆矣。然斯事亦難責辦於在官者，惟公尙可耳。盛暑不雨，比來體力何如，講授不至疲勞耶。末期良集，惟希珍重。

答秦少章

前辱惠教，並示新文累紙，又屢屈車馬，公私匆務不辦，眼前盛意未報，然欽愛之誠則勤，足下當諒此。天氣日夜涼，漸宜燈火，想於文字益有功。凡可以養生事親者，用心焉。事無道俗，一以貫之，獨願勿裁得失於心術耳。午後

稍暇，當約過醜池閑談。

又

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榷精盡檢閱不厭勤耳。舉場中下筆遲澀，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併書十扇，甚媿。勤國士也，筆意殊有佳處。公舊學蘇餘杭書，已有功，政坐變從不肖規摹，筆乃小嫩耳。寫字鄙事也，亦安用功。然賢於博弈。游息時聊爾爲之，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又

前承惠詩，並得教，極荷相與不怠，詩輒和呈。所問文體，大似擊鐘叩其旋蟲與筳篥，不若發其全體之聲耳。欲得陳無已舊作黃樓賦記，及答李端叔書，如有本且借示。

又

辱簡記，承學問不怠爲慰。前得所惠書，展讀頗有家法。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徑千里。如足下才性之美，何患不及古人，但勿欲速成耳。詩軸都爲公定借去，未取得來，卽遣去。前承陳無已語，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巧處，但答之直須有孔竅始得，因相見試道之。

又

比在吉，熟讀前所惠詩卷，如公關祭文，語氣甚善，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但恨工在遣辭，病在

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未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爲度，以聲爲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闕深矣。公誠以此言爲可，則猶有一物，爲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則未多。蓋欲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卽春而爲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逮，故及此。更占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

與徐師川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遑，痛深割割。又聞給事叔父之訃，號慟塞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卹，曷勝哀感。所寄吉州舊句，並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糠粃在前，老者憎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自探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摹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爲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嘗有贈邢惇夫一詩，謾錄往，多病亦嘗憤憤，書詞不次。

與洪氏四甥

駒父別後，惘然者累日。雖道塗悠遠，鴻雁相依，頗不索寞。黃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卽日想安勝，太守書，願相知，更希善事之。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茶酒，公私皆辦矣。玉父若且爾賢，亦自佳，不知能如此否。外婆比來意思殊勝，比去冬十減六七，望夏秋間得佳也。

又

總父玉父，益父諸甥，皆得書，知侍奉太母，縣君安樂，甚以爲慰。駒父常得近耗，代者已至否。鴻父在齊安否。總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家貧，老人須養，未免就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要是應科舉法也。方君詩如鳳雛出殼，雖未得翔於千仞，竟是真鳳凰耳。今幾許春秋，性行何如。治經術否。潘子真近有書來，傾倒甚至，亦未暇作報。益父知讀書有味否。所欲於范守處借人易爾。但平生不相識，方一通書，後信便可言此。未緣相見，思念何日不勤。惟萬萬自愛，因來頻寄書。

又

見師川所寄詩卷，有新句，甚慰人意。比來頗得治經觀史書否。治經豈欲鉤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二者皆精熟涉獵而已，無他工也。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潘君必數相見，比得其書，甚想見其人。

又

總父外甥，得遞中書。審侍奉太母，縣君安裕，同諸弟進學不倦，甚慰懷想。即日霜寒，想同新婦供具，甘旨不匱。冀州教授得安，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所問禮樂事，具悉。禮樂者，聖人所以節文仁義，至於大成者也。修之身，立之天下，一法也。一物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範圍天地，非聖人孰能之。惟聖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懷也。董生王吉劉向所論，蓋欲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以教化民，此與聖人之言不悖也。孔子所論孟公綽下莊子之徒，蓋或過或不及，非以禮樂節文之，則不可爲成人。如孟子所論合矣。聖人者，知人之本根材器，故其用禮樂也，知變化之道，而與天地同流。

故鐘鼓之間而與天地同和。俎豆之間而與天地同節。後世不本心術，故肝膽楚越也。而况於禮樂乎。對客疲倦，草草。

又

得來書，知侍奉萬福，進學不倦，爲慰。老舅霜露哀摧，比經祥練，追慕無翼，痛深屠割，奈何奈何。方此荼毒，百骸殄瘁，又聞給事叔父之訃，一慟欲絕，奈何奈何。鴻父在太學時，得安問否。得劉教授書，推與二生文藝，頗慰懸情。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弘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難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肯者游，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管子曰：「聖人貴夜行。」此之謂也。此所謂安身之利用。孟子所謂曠安宅而不居者，謂此等也。潘君文字極有思致。近又得渠書，傾倒甚至。多病未能卽作答，且爲道意。不知此君能留意治心養性否。古人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此至言也。見徐外甥奉議，亦道此意。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未能相見，千萬自重，勤務本之學。

與李德叟

德叟推官。六弟前嘗作書，具道成都事始末。來人不取報而行，因循留齋中，以至今。得劉左藏來，元日所寄書。審侍奉三姑太君萬福。張新婦，彭團練，佛兒，僧兒，各安勝爲慰。蘄州學舍，尚可忍窮，以待黃陂關否。兩年來，百憂滿懷，又親老常須醫藥。蒼顏白髮，已成一翁。但以老者係戀兒女，不欲向江湖。直強顏班列中。爾局中文字煎迫，舊

書亦荒廢。終日憤憤，了無可樂者。甚思阿髯誦詩，蝟毛森張，慰此寥落也。江外方春寒，千萬爲親自重。

與七兄司理

元正令節，阻遠無階獻壽，不能勝情。伏惟治獄多有陰德，百福所會。坦道爲履，無所憂懼。隨順世緣，哀樂以節，以保康寧之壽。丁成等來，繼得臥龍山絕頂書，兩信所報曲折，開慰無量。見姻稷書，如在目前，亦慰人意。秀女幾時生，知未得報。頃終不作諸人書，乃如兄所慮，大郎尙未能深念耳。知命挈攜在涪陵，凡十月乃歸。才歸，又往涪見張從道。此公多禁忌，初亦患其獵獵喜往，幸相見傾盡，亦館待十七夫婦甚勤，殊不易也。即日相報。小牛王嫺慶兒安宜，小牛嫺粧奴皆無恙。相雖淳良，終未好書。此司理譯存之。忠州人兩兒皆勤讀書。一已十七歲，一與相同。歲延任齋中，令共學。差成倫緒，日爲之講一大經，一小經。夜與說老杜詩，舊年歲稍見功耳。範公爲其師死去，三月邊歸。今聞凌雲嘉州八佛院名有請疏，或被追往往復來。純及王行者，皆久不在此。某處摩圍之下，安固寂靜，無時不湛然。願勿以遞中書，沉浮動念也。相望萬里，兄弟之心，用異對面。伏祈寬懷自重，不備。

與嗣深節推十九弟

嗣深節推十九弟，得書，知同新婦諸姪，安勝爲慰。寄大蒸棗，乃所乏也。比得大郎自萍鄉來，相聚甚慰人意。亦知元明年來殊健，得兒婦孝和，甚可意也。嗣文般家，何故稽緩如此。嗣直絕不得書。天民以婦病，全家向洪州就醫，未得歸音。三十三已同去，華歸一月矣。高定侯數有書來，但苦貧甚，已寄絲二百兩，仍月割俸一千與之。雖未有，大益聊爲不忘之意耳。適張客來云，遣人到光山，寄其弟經費，便行。故草草作此書。僕適出謁黃松孺，未回，亦不及候書。續因張客寄書信也。今年有雙井飲否。贊府佳士，官况當佳。光山亦有游觀處否。度亦無林泉之勝。比得

叔和書，乃報大小娘舊疾稍痊，亦可喜。至涼遣楮，向永寧也。六月三十日。

與聲叔六姪

聲叔六姪，得書知同諸新婦，侍奉不闕子職。牙兒長茂，張士節佳士，想筆研間，益得講學之樂。日月易失，官職自有命。但使腹中有數百卷書，略識古人義味，便不爲俗士矣。金道人惠書甚勤，及寄從容鹿茸丸，極濟所乏，感剴。

答荊州族人顏徒

宗子之禮廢，同姓之子孫，數世之後，遂爲路人，切嘗深悲之。舊嘗聞先君諸言，長沙一族，初亦零替。聞有晦甫者，儒學里行人所推崇，恨未相識。及不肖遊學在淮南，則聞閩漕以侍御史召，名動京師矣。衰宗墜緒，猶當敦睦，况賢者之子孫乎。今日相見，歡慰無已，重煩簡誨，悚惕悚惕。

與益修四弟強宗

某承乎示，喜晴寒，日用輕安。數日來不平之氣，想已銷歇。古人云，「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况此小小，何足置懷。世間逆順境界，如寒暑晝夜必至之理。周公以大聖扶傾定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同寮不悅，而周公從容不動，而天下和平。此小小者，如蚊蚋過前耳，又何怏怏耶。十五郎甚安，純謹可喜。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爲諸父雪恥。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

枝葉不茂也。所留紙卷，寫退之一篇，不盡三十五行。尙餘十行未了，更續五幅，乃可。不知有此紙否。

與潤甫賢宗

承頗尋繹舊學，不廢文字之樂，甚善甚善。同寮中有能同此意者乎。讀書不須務多，要是精一書，更得人講學爲妙。公家事極須留意，然要庇護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則我貴矣。推其極，所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者也。浮雲儻來者寄之物，銖兩自有所繫，決非智巧所能得。老夫閱世故來，益知三十年守此拙分，爲不錯也。

答壯輿主簿

往在蔡道，嘗一作報書。爾後三蒙書矣，率小字如蟻，十餘紙。明牕淨几，凝神靜慮而讀之，得三四紙，則頭眩目花，卷而積藏之。迨數日，迺能盡知壯輿之傾倒於不肖者至矣。顧多病早衰，嬾慢無堪，何以得此。是是堂諸文，知壯輿能盡交天下豪傑矣。所惠諸銘，及上范公書，知壯輿強學日新，非不肖老鈍可望，但斂衽歎服耳。是是堂銘，在陳留時作，畏懦不敢奉寄。今失其藁，老來隨事隨忘，筆間不復記憶。將來諸故友間，或可得也。從容里中想亦得沉潛文字間，恨未得承琢磨之益，臨書惘然。

與廖宣叔

燭下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諭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一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

之身，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是。

答石南谿

放逐顛沛，人所簡賤。陰拱而窺三川之塗者，惟恐不肖之塵，點辱之也。道出貴部，而軒蓋奕奕，來顧蕪萃，終日不懈，竊深歎服。意此邦繇寡，被豈弟之澤深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奉別來，忽復一月，病餘疲茶，終未復常，以是闕於修敬。乃蒙示書，先之存問，勤懇感愧，無以為喻。秋暑溷濁，似欲不堪，不審尊候，何似。伏惟萬福，謹勒手狀。

與頓察院

某於老兄，氣味殊不遠。而音問不往來者，二十有五年。豈有世故利害，能變遷曩詩頓敦詩黃魯直哉。然隨食南北，相忘於江湖風波之外，亦法如是爾。又何足言耶。某毀瘠之餘，終無生理。又得罪遠竄，懷寬貸而畏死，恐懼自省，情實可知。道出貴部，意望一見故人，洗濯旅瑣，不謂大旆將王命，報塞桐柏，度還期尚遠，負罪在途，不敢淹久。留記敘情，臨書悵仰。

與德之司法

午間，地爐太暖，欲眠，卽過行香廳西齋，對火觀書，差覺味勝。恨泥潦不敢屈煎茶耳。絮遂足用，鉛茶盃極煩調護，亦不急須也。醺會待，要高使君近信爲佳。橋山寺嚴庀百局，庀與庇相近，百官各司其局之意。黃帝葬橋山故耳。搜攪十年燈火讀書，是唐道人筆誤，寫壞兩字。

答黔州陳監押陳名傑斌老卽其子

奉別，遂二十許月。通書不數，懷仰則勤。九月末，屈殿直方，送春初所惠書來。皮子皆蟲損，滙我往來之人如織，此君乃慢事如此。雖然，亦足觀公於不肖之勤也。承邇來王事不至勞瘁，閣中清健，賢郎不廢學，開慰無量。聞賈使君明快解事，宋倅遂全安。想郡政殊辦，時有歌舞之會，對江山否。斌老才格甚不凡，所恨相遠，不能取來此讀書。如勞近局促先生，難使之長育人材爾。向嘗于王補之爲公措置一差遺，不意此公遂如此。俟新帥到，試更圖之。不知閣中能令遠來此讀書否。見讀書人椎鈍，資質下劣，未嘗不思斌老之明利卓立也。未緣參承，臨風懷仰，千萬清修不懈自壽。

與斌老

斌老累得書，喜侍奉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友，惟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雜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爲法，學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學成，看大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之勿作，亦妨人讀書全功。胡斯立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恨渠遂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壘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絕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旣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黃庭經」，張長史草書千字，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與元聿聖庚

賢郎議論高遠，與翰墨相稱。想其退而閑居，必有以自樂之也。岷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以深其原本故也。學而知本者，蓋可求師友於書冊矣。

與元勳不伐

不伐足下，相簡願見有日。比承自屈，所見過於所聞矣。書詞稱引，所推擬太高，若某者安能如是。盛意不可虛辱，請誦所從來，而足下擇焉。不肖早從李公擇、孫莘老遊，稍知自重而已。適於四方，得友數公，蒙琢磨之益，僅能不溺於流俗爾。學問既少，記憶早衰，緝綴翰墨，粗能達意。至於作詩，蓋童子雕篆之流，少而好之，晚不能休，而先達蘇子瞻猥見題品，以爲絕倫，鄙心實不堪以爲能。故數年來病眩，因不復作也。若乃見己與道同體，俛仰於萬物之中，而常爲之宰，不肖則安能。自當求於世之有道者耳。雅聞足下父子，淵俗而志剛，居今而好古，學問文章，下足以與今之人並時，上足以配元氏之作者，而愀然憂不能，懇然謝無有，相載而乞於垂橐之車，豈能有以加益。然有一於此，今之君子，好以文章輕重人，似是千慮之一失，最能溺後生。願足下鈞其深，而勿游其瀕也。至於知言行之不二，知至誠之無息，足下不但能言之，願相與講學，推之行事，歲晚望效焉。

又

暑雨異常，伏想起居住佳勝。所示溫公讀書，真是讀書法。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耳。韻對平生不喜，此書故未曾有。御史台記，希文借去未還耶。納書府杜詩，未嘗注時，因所見疏其上，纔數十事耳。所示詩，殊清壯。若足下之詩，視今之學詩者，若一吞雲夢八九於胸中一矣。如欲方駕古人，須識古人關捩，適可下筆。今代少年，能學詩者，前有王逢原，後有陳無已，兩人而已。文章無他，但要直下道，而語不惰俗耳。

又

比歲在黔中，嘗以書及桃竹杖奉好時。今君承尊公已解官去，書及杖，但留雙井舍中耳。滴井劉君既至瀘，渠以官所生熟夷相攻掠，遂以書來道不能至，製道之意送所寄書及詩，粲然一笑。如在南山雲巖之間相從也。詩日奇秀，知別來不懈於問學，如此勝進歡喜無量。想他文皆如是，恨不俱來也。所諭家才四壁，應舉蹉跎，貧者士之常，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俱盡，則在此不在彼矣。千萬開拓胸次，以天地爲量，求舜禹此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與馮才叔機宜

聞大帥出按西融，不審旌旗參幕府否。方此畏暑，道塗亦良勤。宜州人袁端居處與並鄰，有幹事材，欲軍前一試其能。然聞此行，但與懷袁軍城砦耳。如此，則用人不多，此人云，但得達姓名於帥府，他日或聽驅使耳。其人能否，固不逃於水鏡之前也。邵甫義用心耿介，喜讀書，與人有終始，不獨嶺南士大夫中難得也。方欲達姓名以補麾下之闕，竊聞詣幕府已有滿被用之意，甚喜慰也。河池久不得人，若邵君一振其弊，遠民實受察遠照徼之賜。率易冒聞，想大府所患不得人耳。

又

平時於左右之心，未嘗不勤。而筆墨不在眼前，好無經過之便，亦恐士大夫之常情，畏竄逐之人，音問至前，故極簡闕。比時有親舊求書至門下，輒修動靜之敬。惟君子有常度，不以前疎後數爲黷也。盛暑可畏，又師衆聚新城。

中，人氣鬱蒸。於養生之理，倍費調持，不審寢膳勝常否。令嗣計安勝，不肖今年來，氣體羸勝去年，亦賴名藥，裨補衰殘，幸無他也。未緣瞻望，馳情無已。伏祈自重，以須陞擢。

與馮當時

辱書，恩意千萬，審侍奉萬福爲慰。伯氏道出桂林，極荷公父子調護，感刻不可言也。來人懇來歸，燭下作此書，瞞似欲不可讀。點藥數品，幸垂意。一一疏示藥價也。送藥人來，當更寫一卷字去，餘具載熙書。言公字紹先，與名不叶。今奉字曰當時。漢書云：「無說詩，匡鼎來。」鼎，當也。言匡衡書來耳。古人云：「當其可之謂時。」盛時不可失也。尙阻面會，千萬珍重。

與王瀘洲

先公潛德之光，雖未顯於中朝，而清湘之民，傳世奉祠，此非人力所能致也。託於不肖之文，曾不足以發揮萬一。過蒙稱謝，愧不可言。謹遵來諭，改定數字。大書並作碑額，衰憊勉爲之，殊不足觀，不知堪入石否，更冀裁酌。

又

前蒙附郭殿直所賜書，並得蠻弓，攷作臥茵，及餘廿二種，卽作書附江安尉李儒道謝，並致雙井去。不審已徹左右否。郭殿直近方到此，問到動靜甚悉，以慰懷仰。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臥閣宴安，折衝千里之外，夷夏無不得其職。明神扶佑，百福所會。令嗣及解元，想數得安問。兩令郎尤淳謹，喜讀書，此亦長年可喜事也。前守曹洪備已解官去。新守高羽左藏旦之弟也。老練廉勤，往亦久在場屋，不易得也。雖閑居與郡中不相關，亦託庇焉。

某比苦脚氣，時作頭眩，脛中痛。雖不妨寢飯，亦是老態漸出。因自杜門，不復與人間慶弔相接。林下唯與二三道人共齋粥，似差勝。舍弟兒姪輩，不窘衣食，便是了一生，無足貽念。無緣參承，千萬爲國自重。謹勒手狀。

又

夏氣暄濁，不審尊候何如。又想尊俎折衝，蠻夏安業。齋閣豫暇，亦有文史之樂。扈縣時得安閒，先輩幾時可到。侍旁季子，講學有日新之功。近巡教張侍禁回，上狀並漫送施黔茶，當已徹聽下。某春來，噉苦笋多，乃苦心痛，殊惡。雖進極溫燥藥，得無恙。然遂不能多飲茗，亦殊損減人光彩。王子敬所謂「都不復得」，一小失和亦不復得。妄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者也。舍弟知命，將其雛往視涪尉，未還不肖，既不復出門，飢飽寢處，頗得自遂。無緣瞻奉，臨書增懷，謹奉狀。

又

表弟盛推官來，蒙賜教勤懇，敬佩玉音，無有厭斁。審即日百福之會，神明所相，寢食具宜，良慰瞻仰。傳聞進官再任之命已下，伏惟驩慶。不唯夷夏之民，安樂中和之政，歌舞於下。小人亦得以聲影相依，實自慰也。小人於此，一畝之舍，松竹深茂，得以自藏。死生之故，付之造物，更無他緣，願無階朝夕承教爲恨耳。瞻望數舍，臨書增情，伏祈爲國自重，謹附承動靜。

又

秋暑方作，旱災焚煖，甚可畏。不審比來寢膳何似。蘭亭詩偶寫得，但揮汗臨紙研，殊不能工耳。盛推官不幸至於

此其家倚盛德之蔭，如震風凌雨之得廣廈也。然調護之功未畢，迫公治行，不識諸幼皆得理所否。人生危脆如此，以此觀不安分而多岐治生，求與造物者爭功，豈不大惑耶。施黔作研膏茶，亦可飲。漫往數種，幸一僦試，垂諭如何。江安尉李儒觸事機警，若以道御之，可令辦事，伏望照察。

又

家園新芽，似勝常年。輒往四種，皆可飲，但不知有佳石磴否。石磴須洗，令無他茶氣。風日極乾之牙子，以疎布淨揉去白毛，迺入磴，少下而急轉，如旋風落雪，方得所。大率建谿令湯熟，雙井宜嫩也。

與黨伯舟

錦鏡槃極便用，荷垂意也。背文字，每煩調護。餘尙有三二十冊，若臘中趁得了當，亦一佳事耳。欲擣二十冊子紙，不知郡中有大擣帛石否。鏡槃雖荷副所乏，夜來試用觀書，殊不愜老眼。此乃照歌舞之器耳。欲煩指揮，別作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雁足，不須高。受蓋圈徑二寸半，蓋面三寸，着柄蓋傍作小圈，如斂股屈之。雁足鏡，漢宣帝上林中鏡，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古者鏡蓋皆有短柄。沈約四聲云：「鏡蓋柄曲」是也。作成當自優與價，却納前一枚去。

又

辱手誨，喜承侍奉吉慶。錫合如法，已付融州人行矣。備急方，俵背甚有功，遂得一夏觀覽，非小補也。比頗得暇，觀法帖否。唐林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桌面兩行許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知此制度否。公書字

已佳。但疑是單鈎，肘臂着紙，故尙有拘局，不放浪意態耳。但熟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自得之。棧板但喜其簡穢，未必工也。大概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又

借示琴，甚患桐木太厚，聲不清遠。頭長尾太高，非佳製也。大琴而聲不出尾，可謂拙工矣。欲合李惇裕木香丸，令人桂州買木香未來。或有且借一兩。

與馬中玉

府中灑灑，不異逆旅。風雨驟冷，擁被不溫。乃能降伏心魔，服枕晏然，欽歎欽歎。舟次大風簸船，凡動物皆謳吟達旦，時時驚眠，亦有斷維折柁之憂。今旦既不可出，擁爐假寐，亦自不惡。翹叟亦擇日出店，乃是荆南人毛病。明日陰雨，往往復還家作客矣。亦聞澧州已食苟，方作書，從小禮求之。饋犂祈感刻感刻。鑿之到，當入城參候也。

又

有江州王寅者，清靜寡欲，忠信好義，犯而不校，久與之游。見其學行日進，不聞其有過也。昨登第，以兩房孤遺，待其祿而食。故授齊州司理，今爲見闕，以江州無船，輒欲乞一舟於節下。以不肖於左右，有一日之雅，遣人來借一言。已報之云：馬公特達好賢，如足下之清修重慎，見而可知。足下但自往求之，不審嘗至門下否。

與子申知縣

哀疾之餘，荒廢文字，故承命久不就。屬煩問訊，愧悚愧悚。今率爾爲此，不知堪入石否。公富於春秋，好學不倦，想不厭聞切磋之言。願所聞淺陋，不足發揮盛美耳。或可入石，但得十數本，墨本惠示足矣。

又

瑞芝亭碑，出於牽強，不成文。過承推獎，但增愧耳。願字大難爲石，若用一石四圍刻之，如顏魯公東方朔畫贊之類，亦佳。蓋數十年來，碑刻大概有俗氣，稍令近古爲望。

與運使中舍

自頃欲去雙井，謂數日可參對，故因不爲書。既至海昏，平生所聞雲居山川勝絕，而未嘗到。遂勇爲一往，輒留半月餘。山中孤寂，非復人間，以是闕於修敬。伏蒙賜書存問曲折，感慰無量。失宣城得武昌，消息盈虛，誠如尊諭。三日即伏賓次，謹勒手狀。

又

令嗣比數相見，清重修潔，甚可愛也。釣絲竹荀，大爲珍惠。瓜瓠瑣瑣，尤覺此物於七筯間有精采也。惟清道人在雲居，養道深粹，不問親疎，恨公未識之耳。

與平仲少府

自平仲南還，恨在城中之日淺，又不肖以客事，未得休息，未得從容求益論也。先蒙惠書，勤懇千萬，甚慰懷仰之。

情。借示仲車先生簡尺，重仁疊義，可想見其風流也。適有賓客集菴中，來人督書，修問極草草。暄暖，千萬爲道自重。

又

審仲車先生，棄士大夫不起於山陽，窮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車好德樂義，不屈其身，以至盡老，好學不倦，以至於盡。在先生無憾矣。公父子相知深，念哀其身後，計士大夫亦須有動心者焉。某自八月大病，幾至委頓，比三四日方食，知飢知味，未能復常也。留來使三日候書，倦甚不能成。煎迫求去，扶病就此。天下事權之以義重輕，有所屈，有所伸，足下強飲強食，爲太夫人自壽而已。

又

喻謗之篇，論勢利二客，由徑而入，排斥義命二友，其意甚美。然制作之體，似未盡善也。某嘗論古人戲作之文，如揚子雲「解嘲」，韓退之「進學解」，乃爲盡善。如孟堅「賓戲」，崔駰「達旨」，已費辭而理不足，不審以爲何如。

與明叔少府

侍罪窮壑，與魍魎爲鄰。平生學問，亦以老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琢磨。直一譚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承安貧樂義，不溷鄉黨，賣屋以爲道塗之資，載書以爲到官之業。想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使得終壽，日月餘幾。得好學之士相從，尙或有所發明。望風欽歎。

無以爲喻。謹奉狀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察。

又

累日隔面，惟有懷想。伏奉手誨，審起居輕安爲慰。承上司擇才，付以文柄，甚善。矧公胸中坦夷，臨事不苟。又去科場未久，當此任甚宜。試院所欲知者，一曰公，二曰密，三曰敬，四曰通。公則請託不行，密則訟源塞，敬則士心服，通則盡人所長。某頃凡七作試官，凡考試中怪事，未嘗有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老者之智，壯者之決也。故譖及之，以嫌不欲往見。千萬珍厚。行李或有所闕，示諭范公及知命，皆致問千萬。蒙齒記甚惠，無緣參詣。願已事早還，重陽後日日望挈音矣。

又

辱手教，審安勝爲慰。屬聞冒風冷，小不佳，喜遂平安。所錄拙詩是也。但說數字，今錄一本去。桐帽本蜀人作，以桐木作而漆之，如今之帽，三十年前猶見之。棕鞋本出蜀中，今南叢林皆作，蓋野夫黃冠之意。袁笏詩，已是元豐間作。若見子瞻詩，猶可用其韻省憶耳。早間無事，可來此，遂同範公所齋粥也。令姪想勤學。勝裕時攜所讀過此，乃佳士。知自守而勤書者難得，然須聞古人言行旨趣，乃不虛用功耳。須不隨棊合來，乃可也。昨來過石甌橋，見鋪橋面極不如法。直木皆藏旁近人家，而用舊橋面朽木鋪襯。一有土則無從點檢。經大雨又當壞。公及東玉可那工夫親臨之，不躬不親，衆民不信，不其然乎。

又

累辱手誨，並送山積，極荷勤懇。不肖自視缺然，每承君子有相濟用之意，顧亦何所堪。惟忠厚不懈，欲以風示流俗，則可爾。既辱相傾，蓋則俗禮紛紛，走人門者，何足道哉。幸可無疑也。舍弟又辱歲肩之賜，何必爾耶。以宿息眼痛，不能書，未果作謝啓，願才察。

又

篆文，平時惟書大如手者，乃得意。既作此大字，不甚工。又講義堂字太醇拙，他日得暇，當別寫此三字奉寄。雅字古之大正，小正如此書。夢字乃城夢也。郭公本出於競，乃從作郭耳。

與黃斌老

前日，過蒙旌麾屈顧，敬佩嘉德。雨寒，不審起居何如。春蔬似可侑酒，謾往五種。食芹炙背，野人之意則勤。但恐三鬻七菴，君子之腹屬厭矣。

與南康史君察院

某罪逆餘生，苟活未死。日月川流，既見素冠，追慕不逮，哀痛無已。頃者，使車方承詔而西，蒙疏累紙，存問慰卹，恩意甚厚，實深哀感。方以竭力大事，又治給事叔父窀穸，不能即寓疏，罪負無可言者。比聞使節，當來惠江西，尙冀得一參展，謹勒手狀。

與王子飛兄弟

某頓首。相與既同草木臭味，又有瓜葛，故不復作牋。老來枝葉、皮膚、枯朽剝落，惟有心如鐵石。益厭末俗，文密而意疎。他日惠書，願悉去表襪，但作家書數行，幸甚。舍弟極道辱公家，眷郵不倦之意。嘉州文字若干計，乘舟不日過此，冀得少款清論，臂痛方小愈，不能多書，能照察否。

又

子予即日想侍奉多慶。郡齋虛閑，當能屏去煩濁之緣，求書史清淨之樂也。姚君所攜紙卷，已下筆未了。不久同關亭詩，及子飛紙軸，附密上座行矣。密上座自富義，回已三日，更三四日，決定東流矣。見子茂爲致意千萬。藏府豈可使久如此，不可以常理待之。比得一法，用榮州珠子黃四兩，辰砂一兩，研如麴，乾炊餅末五兩，滴井花水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九丸，稍加至五十大病盡一劑，惟忌生肉血物及生菜，勿食極熱物，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大府出，則十不得四五力耳。通手瓶漫因便船，附四隻，有佳醋羹餘，可附船爲惠，旋得一兩器可爾。

與甥王霖

禍變無常，賢叔安撫使君，奄棄盛時。聞間驚怛，不能處情。伏惟少孤流落來依，猶父之德，當此大變，哀痛何勝，奈何奈何。惟表姊太君，雖嫂叔之別，禮所遠嫌，而賢叔孝友之義，兼倍常人，想哀戚亦不可言。日月不居，逝者益遠，永懷敦睦，何時可忘。千萬以前人之意，照顧子飛兄弟，衣衾餽粥。

答石信道

忽承賜教累紙，勤懇審邑庭虛閑，時與僚佐共尊酒之樂，何慰如之。惠蝦修甚珍，小瘳無不垂涎也。屢蒙「一元

大武一之喜，而香其一翰音一之獻，不登長者之堂，良以爲愧。頃聞江次大風，頗爲災。幸而比雨足，象成豐矣。吾輩可以摩挲經笥，飽湯餅也。代者今在何所，稍涼到城中亦佳耳。所諭懶書，前言戲耳。人生勤懶，各隨積習而成。性懶亦好，勤亦好，此司馬德操法也。尙阻瞻對，惟日爲歲，伏冀善眠，食自重。

與郭莫發

薦辱爲詩，句益清壯，竊深歎仰，使老者增愧耳。陰暄，秋色未佳。思一步到北禪，可同幽徑間談，但恐兩作耳。或得往，當道次奉招也。

又

昨日辱手畢，留來使取答。會彭守報過，遂不得遣。經宿，伏想日用輕安。所作樂府，詞藻殊勝。但此物須兼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乃與感動人耳。輒作擬三篇，不知可用否。又奉爲寫得文字兩軸，須行日作送路也。

又

筇竹贊頌，文陋筆弱，皆不足傳。乃煩刊石，但增愧耳。東坡公聽琵琶一曲，奇甚。試用澄心紙寫去，因詩句豪壯，頗增筆勢。或有嘉石，試刊之齋中，亦一奇事也。

答蘇大通

辱書勤懇千萬。觀所自道，從學就仕，而知病之所在。竊窺公學問之意甚美，顧旣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

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然飽閑散耶。三人行必得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按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爲主。經術深遂，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爾。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竊觀公所論，極人理，人才難得，故相望後凋於霜雪之後耳。臨行多奉書，極不如禮，千萬珍重。

與敦禮祕校

辱手畢，喜承日用輕安。示諭讀書，甚喜。然須深探其義味，使不爲誦古人之空文，乃有益也。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耳。周子發書亂寫，置卷尾不成字也。天氣熱，揮汗不及。諸畫及止止軒字，未暇寫去。承佳篇，須蜀紙，今送三百。此迺自合浣花王家作者。生瓢承見惠，亦好，但恨折時太嫩。相茶瓢與相筇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霜露耳。元長元慶書，亦是一時之傑，但鄙惟不甚悅之。若有所譏評，則二公方朱勢，不若不評之兩得也。

又

辱手畢，喜承朝來起居，不爽調護。寵惠筆墨及紙，皆珍品，感刻感刻。切觀才器英特，可以盡心於古人遠大之業。閉門讀書，求心求己，浸潤以古人義味，深沉厚重，謝去少年戲弄之習，以副父兄之願，豈不美哉。屬承羞餽，未有佳物奉答，輒以藥石之言爲報，伏幸裁察。

又

比承軒蓋絕不出，甚善甚善。閑齋清淨，古器羅列左右，思古人不得見，誦其書，深求其義味，則油然而仁義之氣，生於胸中，虛談而其樂長。豈與頻頻之黨，喧闐作無義之樂，可同月語哉？惠示砧研物材，頗精，似亦不甚便用。蓋磨墨之地不廣，則難得墨，多置水則溢四旁，非良器也。少留此銘，其聲乃遣迴。某有大烏石研，制作甚適用，或要觀可。四人並小扛牀來取之。

答晦夫衡州使君

望之去後，想令弟必將沂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諸子弟有從學之所否？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門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蠶麻必不能爲粟也。向見令嗣眉目明秀，但患未得師友耳。厲之人夜半而生子，求火甚急，惟恐其似己也。况長者乎？無緣會面，聊寄一笑。

與榮州薛史君

某頓首，再拜榮州史君承議閣下。某旣發戎州，舟次得所惠教，恩意千萬，感服無以爲喻。即日寒澀，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豈弟之政，近民以悅服，庭無留事，齋中嘗有尊俎之樂，寢食之味，神所相勞，無階參敬，惟有懷仰，伏祈爲國爲民，自珍玉體，謹勒手狀。

與王周彥

某久爲痛苦，養成疏簡。經歲靜坐，性復神存。爲日已深，自有見處。回觀昔日，舉動皆非。更視人間，誠爲可笑。凡人

性各有妙用也。一得其妙，則通深遠，到無所不明。前世君子所恃以爲樂也。且天地萬物之美，人之所恃爲尊榮富樂者，皆可空也。不足有。而人之妄勝也。妄滅則真存。存而後知其不足有也。經所載皆有聖人修行之說，而世所不察，專以富貴爲樂，則人亦止此而已矣。非周彥亦不語此公案。幸心會而默識之，復見某之言爲贅也。

又

辱手書，勤懇並寄詩文，意氣駿鬣，翼出門已無萬里。古人所謂「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如公筆力，他日孰能當之。往在元祐初，始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轍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疎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經術之義味，弘之以史氏之品藻，合之以作者之規矩，不但使兩川之豪士拱手也。未卽得而馳情無量，秋初能一來，快盡此事。謹勒手狀。

與楊素翁

辱書勤懇，感慰無量。送紫竹書廚，雖未甚中度，然亦適用。知公眷卹不倦也。送軸甚佳，感刻感刻。秋高氣冷，卽日起居何如。想里中亦有可人共黃花一樽，破顏而笑。所須寫老杜詩，青衣城中晝日盡爲賓客所奪。夜燈不便老眼，且遣此三人回舟中寫得，隨處奉寄，必不貽人笑怪也。某十五六間，必解舟，相距密邇，猶得時奉書也。對酒作書，極不如禮。

與劉斯立

相聞而願見，略已十五年。邂逅得面，瞻仰風度，實過所聞。辱手誨，並得佳句，伏讀未造微妙。他日到北牕，當吟咏以爲陶冶之具。方出局罷，甚所要文字，未能檢尋，自此當嗣音也。

與翊道通判

仲春尙暄，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監理暇豫，寢膳宴客，山川表裏，言論風旨，若可與聞。而囚拘有所，無階瞻敬。惟有馳情頃蒙賜書，存問勤篤，忘其在罪籍而推與過情。棄捐漂沒，當老於蠻夷中，幸瘴癘不甚疾人，養生之具不甚闕，便足了一生矣。多病早衰，頭眩足弱，幾絕人事。又林下水濱，習成嬾放，以是久不能通記下執事。竊謂高明敦厚，何所不容，照其情實，知非簡耳。黔中春寒異常，不知夔府亦見雪否。伏冀善自調護，以安百祿。謹勒手狀。

蘇東坡尺牘序

善爲文者於絕港斷流之中而若有刁乎大風之突起軒然異瀾之疊至者無他氣盛故也吾於長公書牘見之矣昌黎氏有言曰氣盛則言之短長大小皆宜長公惟能有此浩然之盛氣故彈劾不以餒其志遷謫不以挫其懷而磊落奇偉之才一以文字達之其寓諸書牘者雖視爲餘事而讀之者驚爲河漢之無極若有刁乎大風之突起軒然異瀾之疊至者蘇海之名古人不我欺矣爰識數語於簡端

民國八年五月葆光居士序

蘇東坡尺牘目錄

與章子厚書

答李廌書

答張文潛書

善毛滂書

答舒煥書

答黃魯直書

答宋寺丞書

答陳師仲書

答畢仲舉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安師孟書

與曾子固書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答李端叔書

答秦太虛書

答參寥二首

答王商彥

與程正輔提刑七首

答王敏仲二首

與范純夫

與蕭朝奉

答玉莊叔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與封守朱朝請

與李大夫

與周文之

與林濟甫

答劉元忠

答程全父推官三首

答程天侔二首

與鄭嘉會

與僧隆賢二首

與楊濟甫

與范元長四首

與楊子微

與孫叔靜二首

與歐陽晦夫

答錢濟明三首

與錢志仲

與宋漢傑

與外生柳閱

答錢濟明二首

答孔毅夫二首

答胡道師

與黃師是二首

與馮祖仁二首

與錢濟明

與楊元素

與千之姪

與開元明師

與元老姪孫三首

與秦少游

與范元長五首

答朱行中舍人四首

答南華明老

答蘇伯固三首

與人

與胡郎仁修二首

與程德孺運使二首

答廖明略二首

答蘇伯固

與李公擇

與子由二首

與米元章六首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答賈耘老三首

與潘彥明

答王定國三首

答靈鷲遵老

答王慶源

與王慶源

與知縣

與王慶源二首

與張太保安道

笑呂元鈞

與楊君素

答龐安當二首

與王定國

與范純父

與浴室用公

答王慶源

與趙德麟

與大別才老二首

與佛印禪師三首

與王慶源之子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與楊康功

答潘彥明

答佛印禪師

答李方叔

與楊元素

與李端伯寶文二首

與千之姪

與黃州故人

答李方叔

與李端叔

與辯才禪師

答劉元忠

與陳懿叔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與承天明老三首

與王元直

答楊禮先

與吳子野

答龜山長老二首

與趙德麟二首

答參寥

與孔毅父

答李方叔二首

與鞠持正二首

與子安兄二首

與參寥

與孫子發

答張嘉父

與康公操都官

與周開祖

與王慶源二首

答富道人

答蜀僧幾演

答范蜀公

與蒲廷淵

與范子豐四首

答王定國

與辯才禪師

與范純父侍郎

與范純夫二首

答潘彥明

答楊濟甫

與子由

與錢濟明二首

答錢濟明二首

答徐得之

與楊濟甫

答水陸通長老

答金山寶覺禪師

答周開祖

與眉守黎希聲二首

答晁叔美二首

與晁君成

答王慶源

答參寥

與鮮于子駿三首

答周開祖二首

答范純夫

答李昭玘

答言上人

答道源祕校

與陳季常

與李公擇二首

與吳子野

答陳季常二首

答上官長官二首

與千乘姪

與子安兄

答圓通秀禪師

答趙昶晦之二首

與徐德之

與王文甫

與文與可

與歐陽仲純二首

答呂熙道二首

與道甫

答范蜀公四首

答通禪師

與王慶源

答吳子野三首

與蔡景繁九首

與江惇禮秀才三首

與錢世雄

與人

與蒲傳正

與王元直

答寶月大師三首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蘇東坡尺牘

與章子厚書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敢當。然少年好文，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來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佞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

答李廌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

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之訖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常，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以下者，皆慙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葬，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奉未暇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使爲僕代作，此尤可笑。是始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彙，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

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直賴黃魯直、秦少游，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求人求書，不能復亂縷。

答毛滂書

軾啓。此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者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饜。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答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知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爲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賈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

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能眩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騫，不顧其實，苟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語邪。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爲樂。朱支使行忽遽，裁謝草草。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竄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答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卽欲爲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爲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能髣髴。自少小爲學，不過以記誦篆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來，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

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強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來，號爲重地，朝廷過采其虛名，不知其實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所來，夏秋潦，繼之以橫流之災，扎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來相聞，知不徒爲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答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想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尙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於家人婦女輩焚燬盡矣。不知今乃在

足下許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豢，羞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闕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癡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相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而論。

以當一笑而已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泊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火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答安師孟書

辱書爲覲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爲自爲喜者少，而爲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爲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矣，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歿，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爲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爲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尙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爲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旣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

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予以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予以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泰虛輩語，真鳳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讒譏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撻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蠶，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答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蹤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聲聲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暇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旣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一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橋棹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豕，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

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年會葬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宣。

答參寥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遺，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鑊中，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和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爲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矚目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尙留憐詩句，字畫間爲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作數篇，終不甚惜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肯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來，辱賤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污親友，足下昆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閒，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正輔提刑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參俟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城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有說不欲詳言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覓，但慚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田會合，日聽陳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羣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夫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爲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遷居誌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萬絕，每篇迺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爲時自重。

答王敏仲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卽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其事，可聞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有告盡，錄示決不示人也。起行之辭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曠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評

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與范純夫

其謫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爲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與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日疾尙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并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奈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先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爲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散望矜恤，特爲於郡中諸公，釀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體意莊重，此何過也。

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與循守周文之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間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齋。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卽喜，况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尙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繩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兩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與林濟甫

眉兵至，承惠書，且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聞遠惟以時自重。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爲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程全父推官二首

別遽邇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

病，但黎蠶離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蠶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尙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麵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忤之至。此間紙不堪覆，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旣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爲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旣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忤不可言，惟萬萬以詩自愛。

答程天侔

去歲僭舍屢會，當時豈知爲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

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涼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日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巳，卒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煙雨濛濛，真蜚塢潦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所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與鄭嘉會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住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某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

與僧隆賢

某慮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

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爲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爲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具詳也。遠視惟若時珍重而已。

與元老姪孫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苟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爲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卽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到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則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范元長四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此，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僮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

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髮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過推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顧遠，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卽牢穩可恃，餘發舟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兩日，常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卽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

某與尊公濟市半生闊別，彼此鬢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矣，回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與范元長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卽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耶。惟昆仲金石邁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瘵痢，又聞尋已痊，不知卽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遊痛哉少遊，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常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眞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阻何及。某卽度庾嶺，嶺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閒，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慚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與孫叔靜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頃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調詞，似不忘也。得免海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

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癩，不能巾裘，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尙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密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雖韶愈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所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問，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緘，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爲一笑。手啓上謝，特知照不深責也。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爲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爲之食不下。然來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且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贍遺，受人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領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南華明老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爲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香竊，更祈若時爲衆保練。

答錢濟明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卽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贖來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興買者否。如無可居，卽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虔守靈子俸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常若果可居，爲問其有幾何，度力所及，卽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途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途中見秦少游奄忽爲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咎輩皆起而公獨爲劉子所醫，尙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薨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門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遺，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爲親庭節減，措慕本欲作感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住常，卽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願未有以爲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卽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臥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爲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嚮。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卽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論也。到虔州日往諸利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間有一官莊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手啓，恃深眷也。烏絲常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人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爲樂。異時一爲世故所磨，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

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爲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

某初仕卽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語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俯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卽行矣，餘留面盡。

與胡郎仁修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奈何奈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遺，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遣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與外生柳園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甯，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

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程德孺運使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佳勝，容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遶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眞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爲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爲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答錢濟明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難以遠涉，須某到眞遣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迺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尙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燔之，益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爲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爲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答廖明略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矧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解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毘陵異政，謠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穢。以至蝨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忤不已。

答孔毅夫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

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甯。油舟想非久到闕，某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微一概而已，慚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慰然如昔，不肯雖皤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慨，兼審恭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敕，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大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爲天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兩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遭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餘，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開，萬萬若時自重。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腸割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闔，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費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眞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報大抵相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辭。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眞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

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盃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尙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仲意夫人晚年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令五郎殷擊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來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緡，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且來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能也。乍遠保重。

又

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米元章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心。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有減，雖遷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曠曠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爲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啖也。

又

某暇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臥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

備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與錢濟明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體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與徑山長老惟琳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久歎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

重。

與楊元素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迴，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爲國自重。

答賈耘老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卑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嘉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部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

古木一紙，每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干之姪

必強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奏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却老孀一姨，住二十來日，却乘舟還陽羨，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而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爲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顧縷，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乏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和。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日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不如此，彼此省事之爲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雞豬魚蒜，遇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嘗云：「定國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溝壑者，歸耕沒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問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答靈鷲尊者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爲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答王慶源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蹕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念。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強奔走，愧歎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仲意。毅甫與宗公頤各爲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與王慶源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叔丈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行，有愧

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問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聞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開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爲衆自重。

與知縣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答李方叔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豐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與王慶源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卽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獎庇。自頃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履，爲江

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惋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鴿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爲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爲江邊攜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與楊元素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久，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僞，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變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臥嫌，若復伸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爲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廡，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爲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某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爲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日暮耳。冗中不盡區區。

答呂元鈞

適辱教，值局中不卽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旣。

與干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爲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

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與黃州故人

某寵祿過分，髮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樂，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郡下有幹示及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與龐安常

久不爲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深，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爲傳世不朽之資，蓋以義貫幽明矣。謹當爲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之，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李方叔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住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

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爲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爲，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與王定國

數日臥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南塔，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爲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所得於古者爲誰何。但知其爲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

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遺。未卽相見，千萬爲法自重。大雪手凍，不復成字。

答劉元忠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爲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爲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兼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爲郡初遭養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詩，則拜見不遠與。惟望倍加保壽，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履，上下山谷間也。格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陳詒叔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爲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與趙德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觀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况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則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雕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寒，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瑣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爲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欲添入此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費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目，古制如此。最

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安穩，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馳仰。寒凝爲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涌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卽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咨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衰袞，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效之音，可勝慰悅。且審卽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真詞林，進陪經幄，是爲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住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末由，豈勝恨恨。某爲權倖所疾久矣，然摺撫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面，惟冀以時珍衛。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遞中奏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爲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答楊禮先

久闊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爲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穎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旣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詞，謹以撰成付來，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吏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海照堂大字作碑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履清勝。山門久隳，經始爲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觀矣。末期會集，幸爲衆自愛。

答王定國

辱書感慰，誘餒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慚汗。若使定國居

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棋，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使須贏也。

與趙德麟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爲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鬧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爲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忽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

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與范純父侍郎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
做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孔毅父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覺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爲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
者，正坐此事爾。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言公欲括田而招兵。
近間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與范純夫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忭無量。與子
功同侍邇英，此最搢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爲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之喜，豈
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乃似辭難矣。餘

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千萬爲道自愛。

答李方叔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安也。信箴元不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閒，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爲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覺九年，衰病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園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卽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爲辯祕之祕也。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爲慰。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師。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爲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門守道。爲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爲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修飭。乃是顏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殫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子由

某爲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爲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卽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卽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略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同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爲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頂替非有服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負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與錢濟明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斷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載嘉貺也。無以爲報，親書「松醪一賦」爲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痢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郡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爲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爲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答錢濟明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高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尙稽答謝，愧悚之至。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爲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日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篤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惟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與康公操鄱官

某稔聞才業之美，尙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罪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恬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與楊濟南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訊，思念不去心。不審卽日起居住佳否，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爲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甚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潸然。未緣會面，惟冀順候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叔令舉皆在湖，燕巢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眞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答水陸通長老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龕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髮髯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閑居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正謂此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

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薰，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旣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祕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待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常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奔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強。今吾師老於吟咏，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眉守黎希聲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僭慕，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尙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得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遠，風聞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噫。堂兄欲葬祖墳，爲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勤劾相尋，日埃汰遺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閒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

與蒲廷淵

河中亦落出。棊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爾。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開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尙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爲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可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自餘粗

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培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昏嫁所須，不可奈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歎。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答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真贊，尙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闕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爲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尙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背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幸甚幸甚。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學想皆成就矣。

與鮮于子駿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邇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己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忘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已強，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歐陽仲純二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慚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某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答周開祖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元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卽途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奠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句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闕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歎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俱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末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膽格老，覽之令人覺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愛教良多，不敢擅爲巾衛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爲慰無量。比日曾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彖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閒，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日，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僦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開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

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壽。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楮，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函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禮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譎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疏食，於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祕校

譎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是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耳，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今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慚作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與陳季常

遂因往螺師店看田，旣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

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住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斬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遺賫家傳去，別細奉書。

答吳子野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虞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

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想見也。

與李公擇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是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耳。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與蔡景繁

自開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閔，尙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尙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邪。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囊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慘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謹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箚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歎。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憊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做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絕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龕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曾人便寄去，爲一

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儻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自不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紓，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竊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著人，如藕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更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聞，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剗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密石視，若有

餘者可輟，卽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闊，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江惇禮秀才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時惘惘。

又

疊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歎文詞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答陳季常

候馬鋪行，奉書未達。問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答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至自翻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飢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饑子者。」公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自重。一缺口饑子者取一毛不拔恐未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爲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奈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關縷。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懈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錢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遣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出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上官長官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貺，幸甚幸甚。老

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旣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略寫其彷彿耳。會而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危，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適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末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龕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夸姪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一笑。爲書角大，遠路恐被折，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嘗親自煮豬頭，灌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豬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種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邱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文宗之流，往來端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開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聞，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千藤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囑切囑。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行奉啓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自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繚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爲作記，并求的

便附去，可裝在版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開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答濠州陳章朝請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闊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弔，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慚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日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健勝，貴容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能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怍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寫。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爾，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適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爲道此。其子文格甚高，議論與世俗異也，可畏。劉宗古近過此，甚安健，絕無濫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

定省之暇，稍葺閒軒。箏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爲簪組所廢，倘而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答程彝仲推官

闊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獨吾兄不志疇昔，時枉遠書，感恠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途光大，惟厚自愛，慰友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飢，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令之行計決矣。見已射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悽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竣，冗迫之甚。公能三兩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盜器，更煩差人得否。

司馬溫公尺牘目錄

與李子儀書

與東阿張主簿書

答范景仁書

答陳祕校充書

與夏祕承倚別紙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答胡寺丞宗愈書

答孔司戶文仲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上許州吳給事書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謝檢討啓

謝龐參政啓

與薛子立秀才書

答薛號州謝石月屏書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與范景仁書

答明太祝端書

與夏祕承倚書

答劉太傅忱書

答劉賢良蒙書

答周同年源書

與王介甫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答胙城郭大丞書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謝校勘啓

上宋侍讀書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答謝公儀書

與范景仁書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吉書

與范景仁第四書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與范景仁第八書

與景仁論積黍書

與韓秉國第二書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與呂晦叔簡

與彭朝議寂書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答范夢得書

答陳監簿師仲書

與吳丞相充書

答郭長官純書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答張尉采書

再與景仁書

與王樂道書

答范景仁書

與范景仁第五書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與范景仁第九書

答韓秉國書

答兩浙提舉趙官德帆書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與呂晦叔第二簡

答程伯淳書

貽劉道原書

答張先生砥書

答李大卿孝基書

答蔣中舍深之書

答陳司法師仲書

答孫長官察書

與景仁論樂書

司馬溫公尺牘

與李子儀書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于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耶利耶，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耶。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于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則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于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矣。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况于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虺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托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維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酬卺於道，而富有于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寫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自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己不宣。

與范景仁書

月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勳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勳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也，人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儼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歎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議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耶。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端書

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爲名也，非爲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跛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充書

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耶。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怠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苟揚以上不專爲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己也。鈎探大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駸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餒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嘸然陽應，腹非背笑。

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贖，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草章，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齊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責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歎吒。終身慊慊不可滿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勸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慚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邸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概，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他日面談，方盡醜縷也。

與夏祕丞倚別紙

詔獄所豎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侯

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髮，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其言皆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罷失亡而去之謀也。陳頤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失，必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爲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彥中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咎，雖不足爲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懔懔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慚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己，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趨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避則詡謝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尙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盡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岡，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躡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

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受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維台侯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迺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喻。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輯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爲之。常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謹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竊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賤奏。雖承命不致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耶。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抵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令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勸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差，亦非所以尊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竊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

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未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慚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閣門受勅而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詞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陝都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環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之愛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何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日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迄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沙河指光以爲歸且日以嚮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

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待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麤桂吹玉，晦朔不相結。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糶乎。夫君子雖樂施子，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己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矚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答胡寺丞宗愈書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稿。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尙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臯，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棄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

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爲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敝廬者，不啻十數。然爲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適益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源書

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臨。如登崑邱閱衆寶，願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卽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間，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唇，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耶。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

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復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揚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得淵鑿，並驅爭先。又况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仰止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

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大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亦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基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怨，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餒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圓視，銜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臯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海，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蓋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鄆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

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間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授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磁屹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畝，內虛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自謂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

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理義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武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謹無過，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一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倘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勸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樹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貧。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說生新意，以股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堯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

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除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關邦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害，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夫非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儼然賂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常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冀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

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古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擗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不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汗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或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疎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整頓治之。光然後敢復鼓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慙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故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始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禮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邇者韋城張祕，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照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卒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維追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邇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修。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况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遣免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論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勸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况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戲。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則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麟對無滯，滾滾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况賢守倅哉。詩云：「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魚在於渚，或潛于淵。」孔子曰：「不忠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溢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力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淡洽舊聞。稽古倅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戀

明得失，攷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緒，蔽天壤而亡窮。俊又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百塵坐致墮囓。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疏。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學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市。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階。承乏于晉宗，遂參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邃嚴。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空集，叨與並游。顧頊陋之無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牧。何期佐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辯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細釋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請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才，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區躬冀少答於生成，庶無慚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誥，道亦鬱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檉櫛，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游聖人之藩籬，嚼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于王官。始就鄉舉，徑明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於一時，終不足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泊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謀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翦爲荆榛。私心悵然，每用歎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鑄，誅治荒穢。庶幾免徇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又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鷲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

去蓬蒿，顏頤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內竭忠力，以勸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衰章之榮。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勸教，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喜者且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歿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姓名，識其游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卵而冀，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託僚，策獲友高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撰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煇耀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寢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問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辰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頃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嚙鄙。方自踧踖，以須謹緇。不意天恩曲成，引內祕府。遽使頡頏禁闕，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游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先據。靜自循度，罔知所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愈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污穢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踰者日，薄者日救。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夜刻勵，窮寐調辭。連益所長，攻去所知。冀不忝前人之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爲。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及厩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買玉於趙者，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握髮，殮則吐哺，汲汲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鐘石箎弦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邇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及，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臨暉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賢，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銜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疏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紉，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于燕，買玉于趙也。執事倘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于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于公卿大夫，必有贊，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贊者，是故不自隱其嚙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于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青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歎。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者，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固

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果舉而行之，則是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于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劉劭、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敬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皇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旄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旄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皇，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卽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舉惡無狀，降首亡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日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暫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幡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辜，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

過旬月，逆卒之首，必亟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他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儼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貴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傷，兵甲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絕，饑饉奈何。常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旱寢深。朝廷無寬貸之令，囚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卒，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若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造，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貺，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闔瑩，非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至擲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膝閱箱箴，不忘惠好耳。氣序揮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悼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閻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相憚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曄曄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華，一無所遺。光始恍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盛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游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晏，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敦。困于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于媮。况始仕于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生于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

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士賤而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擯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于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聞聖聽，則光所言是耶，當采而行之；非耶，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關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已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稿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反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人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于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于國家，止于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則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王樂道書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腑。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於淵，恬淡逍遙，歸於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曾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賜書，並簡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維先相國閔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甞時，固已誦相國之詩。况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餘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於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

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乎。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之美，願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闕藏先集以貽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濮水，登香萊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鼎漢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盡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廈既構，必使賤工從而礪斲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乘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蠹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爲，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

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他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一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簋簠，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旣衰，禮缺樂弛，曲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后變復生，亦不能決。彼周禮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解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真器尙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旣不可得而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勸此道，捐其末求其本。

捨其流，取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譚漢解，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向不敢輕議。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爲僭，不以爲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誨勤勤，感藏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巢源在其中，最精與誠。如所論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則未可焚也。然謂素問爲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間，謂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福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巧，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酬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者，豈肯作器以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也。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光未可離此。景仁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與范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卽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爲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爲高，日之爲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踐而反之耶。邇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其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耶。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於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編管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子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鍾，鐘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鐘則是太常鍾，鐘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黼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概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邇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便也。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黼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邇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面

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胸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况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苦之勤，而於仁却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患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飢，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由儂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鱉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鹽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聶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宜光再拜。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頓涼，望慎護自愛而已。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與范景仁第九書

開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是非未定，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慎惜也。區區之懇，蓋託尋臆布之左右，願垂譏察。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怪之，必知

其非疎意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謁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禱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復主之。光曷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卽黃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季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耶。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答韓秉國書

光啓。丁通直來，蒙覽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怪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

困景仁請見之，何謂怪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
 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論。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
 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
 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一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
 所論。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
 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
 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
 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
 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
 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
 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
 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於荀卿之
 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
 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寡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
 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幅湊橫
 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乘國又引王輔嗣解「復見其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
 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
 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能寂

然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較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物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燕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韓秉國第二書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據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如忘本根，徒費紆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於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

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容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况他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尙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其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其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札書

光頓首再拜。比聞邸報，聞先太資少保遠去盛世，驚惶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疎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並鄭君所爲行狀，欲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嘗倍蓰什百，竊獲接待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譏盛美，自托不朽，何幸如之。願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譏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敍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

初薨光往弔辭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於三四光亦以所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况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而遣使者自徯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非可爲而不爲也。漸據恐悸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慄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譖及不肖動輒以仲尼况之。此雖甚愚不辨。故妄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閭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遠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慚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曠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俸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一疲牛老馬何以卒菴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朝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論。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耶。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耶。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

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治之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耶。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鶩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尋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考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晞仰盤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貽之語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是以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沿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且輒復出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其事，每與僚窳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仲悃愾。雖日夕接武，猶隔闕千里也。今之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唐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怨况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大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人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

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爲朝廷持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辰前刀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朝議寂書

某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迫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污衣。潛逃湔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黽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充城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驚馬聞騶驪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追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近迫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畷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例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黃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苟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謀博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尙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答云：所上疏內，多步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泊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書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並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有譏評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紀正史，無煩冗。

蕪穢之詞。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廢功，計不日即成。若舉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端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敍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故道原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理、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答范夢得書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澹否。慚慚。慚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假如實錄真觀二十三年李靖傳，其下論有靖傳，中自注在武德四年滅鐵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魏頴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他皆做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並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于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於申之類，及爲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魏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爲魯裕氏，注云傳終言。如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蒺草創子產，潤色因吳而而言，吳夫概王時之類，皆附事尾者也。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直姦邪事，無慮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他官則附於到官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俱與注其姓名，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

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寫開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

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常納足下處修人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

事目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

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

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

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據云云或無證據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

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

元年正月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談諧止於取笑之類

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諷議如中宗時回波詞譏譎非宜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己詔李德裕討澤潞論河北

宜以罪誦定其詞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托以何功妖異有所戒諭凡國家災孽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附時事者不須也識記如

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後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吞之其餘不須也野豬謂諸相非兒最可憐石對猪謂諸相相非兒最可憐石對猪謂諸相相非兒最可憐石對猪謂諸相相

此即長編錄者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

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原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為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

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彙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

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法云某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令更寄貢父

所作長編一册去恐要作式樣並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便却寄示也。

答張先生砥書

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

答陳監簿仲師書

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以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竊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置樞庭。譬如有入舉萬金之重。加樵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糜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他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鼻。是敢輒自陳敘。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

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濱，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先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刑賞，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霖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燥。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至須服熱藥。今則偏身生瘡疥，手足時癢癢，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太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而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癩癧。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始不遠

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質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尙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願惟相公富貴豐榮，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禱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洵洵，人無智愚，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於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貨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措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盜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嘗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窺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

室陷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聖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盜蠱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箸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思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待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旣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邨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貧盡區區，不覺辭多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已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

其所矣。沈公既敍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使人以是期年不獲修報。然忠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敍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並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四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繼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惻惻，良有以也。如光者，忝愚冥頑，安足以闢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惻惻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胸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册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

遺，此乃儒家之未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閔，似未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編，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後，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口勾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爲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知遠謂之閔，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閔，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柔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陳司法師仲書

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並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他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於今。謂光盍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悻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靡儻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烈星。

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况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蘇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子於今尙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爲乘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爲韓之所爲，是猶驅策驚馬曰：必爲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爲之乎。借使光不自知最，輒引韓之自况爲詩傳，以敍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罵，且無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學。况先君子之名，潛聽遺美，二顏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並櫻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卽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著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於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克勝，棟仄棟仄，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旣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諡。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性情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所未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爲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答孫長官察書

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賜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於成人得接侍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願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也。光曩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議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己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捐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案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愬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他人爲銘植之隄外。壙中者謂之志。隄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他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隄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答張尉采書

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肯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媿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爲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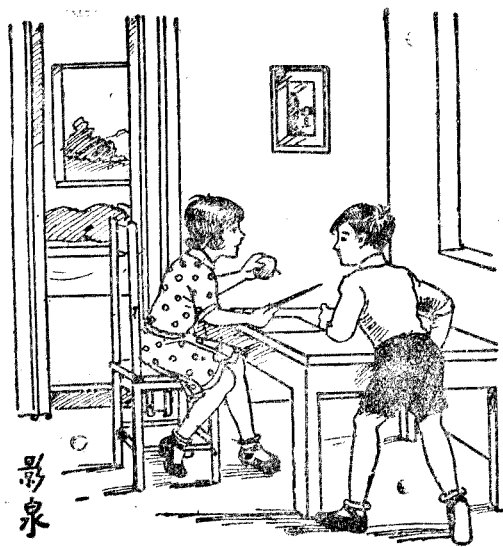
愚。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爲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敘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橫鶩，不可羈束，苦咸韶濩武之不同音，而爲閔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迨。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爲，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田，入紫闥，評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懸陋，竊謂不可遽爲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尸法，云生管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易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

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論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當古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鑿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譏諷也。

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敢教景仁枉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爲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樂，則非鍾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與黃帝同，亦以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常是時，豈前知諸公緝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左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影泉



全二册·定價二元四角